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州長至之屬○釋曰一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爲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同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爲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之案上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下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屬音燭注下皆同注正月至戒之○釋曰謂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



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而讀灋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灋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脩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注屬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會如字註同注謂會○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者凡讀灋皆因卽會以聚民今旣祭因聚

民而讀灋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序州至之志。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與名為序若鄉則主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有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繹陳也言各陳已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泣其事**

注大祭至臨也。釋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禁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州一黨一族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也

注凡州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秋社也州之大夫之喪也云皆泣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禁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州一黨一族一閭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注致之至賞罰。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此如有國家則是於軍因為師帥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師帥故還使州長掌之也。注致之

至師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重直用反。歲終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灋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興鄉大夫廢興**注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鄭司農云贊助也。

三年至廢興。○釋曰州長至三年大察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治直吏反族師治令同。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興治職文書。○注鄭同至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爲黨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朔。所角反。及四至戒之。○釋曰及四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者因糾戒

之如州長之爲也。註以四至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灋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禁并正歲一年十度讀灋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灋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灋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灋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徙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數讀灋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禁亦如之（注）禁謂雩禁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禁禁敬反（疏）春秋至如之。釋曰鄭知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禁神也。（注）禁謂至稷云。釋曰鄭知禁謂雩禁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灋云雩禁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皆是禁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灋王宮祭日及雩禁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



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

靈皐云正鄉飲鄉射之席位如此非私燕之不齒也

夫樂作不入凡旣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䄍爲于僞反隙去逆反本又作郤弟音悌下同【疏】國索至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禮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一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禮也云於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闕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

儀禮鄭注句讀卷十七

鄉飲酒禮第四

鄭氏目錄云名此篇在之曰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濃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濃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註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註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位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士一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爲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濃謂之爲遵席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位在酒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註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註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二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以下及

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禮則一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以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註其黨之民○冠古玩凡其至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亂反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自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庶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



則以其濃治其政事註亦於軍因爲旅帥玩亦至旅師○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玩歲終○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註書記之玩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灋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註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

賤老幼憂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以歲時位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泣臨至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灋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與漢灋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又大比亦如之注釋曰又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泣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注政事邦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爲族戒令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者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灋于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注政事至爲族○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云百家爲族者亦約五家爲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故知族百家也月吉則屬民而讀

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注釋曰此族師亦聚衆而讀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之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別而言耳○注月吉至邦灋○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爲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但族師親民讀灋宜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者此義遠與經同於義爲得後鄭從之故引在下也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爲人物哉害之

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
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
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酺音步或音蒲校戶教反蝝悅全
反螟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禜禜敬反本亦作禜下黨禜同【疏】春秋祭酺亦如之。釋曰族師
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灋也。【注】酺者至酬焉。釋曰鄭知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者凡
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爲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
祭社禜亦爲水旱與物爲烖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
爲烖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
爲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
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疑經今此爲酺故依之也玄
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爲害故祭之

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爲害云則未知此世所云
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
故舉漢灋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
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
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者上
黨祭雩禜鄭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禜爲
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禜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
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
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
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
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
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
醵與鄭註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郎
引明堂禮乃合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灋醵
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
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

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註疏遠邦至車輦○釋曰云以邦比之灋者案比之灋國家有常故據其常灋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灋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帥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則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衆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為卿大夫賤謂占賣國之斥幣賄易之人也廢疾謂廢弛人事疾病若今瘖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也者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駕牛馬輦人挽行皆辨之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



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註相共猶相救相賙○葬如字劉于郎反埋本或作貍莫皆反疏五家至葬埋○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在家惟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灋今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是在軍灋耳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云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鄭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灋康誥之時周灋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相共至相賙○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賙此所戒勑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若作民

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及禁刑罰注亦於軍因爲卒長疏若作
至刑罰○釋曰若作民而帥帥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
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爲一卒卒長還使族師爲
之故鄭云亦因爲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
弓矢及矛戈戟云以鼓鐸旗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
鐸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又司常
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
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司徒也註亦於軍因
爲卒長者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非衆鬲軍吏還是自爲卒長者也歲終則會政致
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疏

諸鄭司至爲閭○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爲閭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故知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閭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是也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書其敬敏任恤者注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灋以勑戒之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既○數色主反政役如字杜音征會古外反下會同暨其器皆同又斤乙反謂歲之四時云各數其閭之衆寡者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爲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灋者上族師已上宮尊讀灋雖稀猶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爲近讀灋無有時節但既比即之時節讀灋故云既比則讀灋云書其敏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書其敏敏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敏敏者也注祭祀至爲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衆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凡事掌其比讀撻罰之事注讀撻者失禮之罰也讀用酒其爵兕角爲



之撻扑也故書或言讀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讀撻罰之事。讀古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卜反凡事至之事。釋曰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灋皆掌之云讀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讀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讀撻罰之事。注讀撻至之事。釋曰鄭知讀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爲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觩故知用兕牛角爲讀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讀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讀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讀撻罰在之上於義爲切故從經爲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喪奇衺則相及注衺猶惡也。治直吏反舉本亦作罪衺似嗟反比長至相及。釋曰比長管五

家下士爲之家數雖少亦有治灋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孝奇寒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註云衰猶惡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註

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便婢面反 疏 徙于至授之。釋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 注 徙謂至罪惡。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頑厭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灋遠郊百里內幷國中共爲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也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郤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釋經則從而授之之文也其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國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徙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

**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 註

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 疏 若徙至行之。釋曰上經是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爲旌節乃行之。 注 徙於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于他謂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註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

古之治獄閔於出之○呵呼何若無至內之○釋
反又音何（疏）曰總結上二經故
鄭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圜土內
之也○（注）鄉中至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
此註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以出鄉空有節而全無
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
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以分別罪
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者謂所
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考若不呵問
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圜土考辟之者
謂繫任獄中辟濛也考量以濛推問無授無節之由
也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
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
方義但獄斷獄之濛有義有仁雖以義斷使合宜仍
以仁恩閔念求得情實
閔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壝謂壇及壝埒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穠者穠社之細也（疏）
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
社三穠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埒設置之直言壝不
云壇壝外以見內有壇可知也云爲畿封而樹之
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
塹其土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故云爲畿封
而樹之○（注）壝謂至細也○釋曰壝謂壇及埒埒也
者埒卽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
言穠者穠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穠俱
言此獨言社不言穠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
神穠是原隰之神原隰卽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穠社
之細舉社則穠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穠也穠既是原
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穠又爲五穀
之長故立穠以表名孝經註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
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注）封國建

諸侯立其國之封 注凡封至四疆。釋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壝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至之封。釋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注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令社稷之職 注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

邨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唯爲于反下同單音丹乘繩證反 注社稷至始也。釋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將祭至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爲社稷之中又云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甿當家之內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但田與逆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爲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灋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其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爲土神是民之本反始也故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命民共之

者謚祭社各有職事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

水稾（注）飾謂刷治絜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爲聲。楅音福絼本又作紖持忍反稾古老反淸如字又才性反着直略反令力呈反抵丁禮反椵音加沈一音蝦豸直抵反

（疏）凡祭至水稾。釋曰言凡祭祀謂王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尚絜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楅衡者恐牴觸人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絼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共其水稾也。注飾謂至爲聲。釋曰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紖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楅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楅設于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駞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椵狀者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之以爲況衡者也云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稾飲飼水所以洗牲稾所以飼薦牲故並言洗薦牲也云絼字當以豸爲聲者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但牛紖以麻爲之從絲爲形以

多爲聲故云緡多爲聲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

博碩肥腯。炮薄交反爛似鹽反注歌舞至之豚。釋曰言歌舞牲去起呂反腯徒忍反

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腯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注謂君至肥腯。釋曰案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幷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牂皆編荏以苴之塗煡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牂之毛於牲無用宜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用



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

博碩肥腯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注大盟會同

之盟。疏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斂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飧及饔餼饔餼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注大盟會同之盟。釋曰案覲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爲壇于國外行盟誓之禮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注音聲五聲合和者。疏鼓人至田役。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眡

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鑮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眡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眡瞭也其晉鼓當教縛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故此下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鼜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鼜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士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爲總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和合○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注教爲鼓擊鼓教擊者大小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以雷鼓鼓神祀**注以雷至神祀○釋曰天神稱祀地祇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鼓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注雷鼓至神也○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鼙人爲皐陶有晉鼓鼖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

**以靈鼓鼓社祭**注以靈鼓鼓社祭○釋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與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



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

五祀亦稷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以路鼓鼓鬼享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享許丈反劉虛反牛人職同以路鼓鼓撒鬼享○釋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鼓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鼓長八尺○鼖扶云反案大司馬云春執鼓鼓軍事○釋曰王執路鼓諸侯執鼖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執鼖鼓尚之於諸侯則社軍以鼖爲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之等也○大鼓至八尺○釋曰云大鼓謂之鼖是訓鼓爲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耳鼖鼓長八尺韓人文以鼜鼓鼓役事鼜鼓長丈二尺音羔以鼜鼓鼓役事○釋曰案詩云鼜鼓弗勝鄭云

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擊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鼜鼓兩處義得相兼耳○鼜鼓長丈二尺○釋曰丈二尺韓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鼖鼓不得大名但鼖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爲鼖明鼜鼓亦大可知不可同名爲鼖鼓故別以鼜鼓爲號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鐘○編必綿反先玄反以晉鼓鼓金奏○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擊也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晉鼓至編鍾○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韓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者案磬師云擊編鍾鄭註云磬亦編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鎛師云掌金奏之鼓鄭註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

鍾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以金鎛和鼓（注）鎛鎛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鎛音淳碓椎直追反（疏）以金鎛和鼓○釋曰謂作樂之時以此金鎛和於鼓節也○（注）鎛鎛至相和○釋曰鎛鎛于也者鎛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也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鎛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以金鐲節鼓（注）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鐲○鐲直角反鉦音征（疏）以金鐲節鼓○釋曰此謂在軍之時所用節鼓與鼓爲節也○鐲鉦至鳴鐲○釋曰鄭云鐲鉦也者案詩有鉦人伐鼓就而解之彼註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



亦豫漢濛而言也云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此依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又云軍行鳴鐲對上金鎛作樂爲節案彼是公司馬所執也以金鐃止鼓（注）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郤○鐃女交反秉柄下同郤（疏）以金鐃止鼓○釋曰此案春秋左氏傳曹劌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起略反傳陳詳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注）鐃如至且郤○釋曰云鐃如鈴無舌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鐃故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職鳴鐃且郤者欲見軍郤退時鳴之是止鼓時所用也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鐸待洛反鈴音零（疏）以金鐸通鼓○釋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爲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

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鐸大至振鐸○釋曰鐸大鈴亦約漢濛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執鐸所引司馬振鐸即兩司馬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帗音佛劉音弗凡祭至舞者○釋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鼓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兵謂至所執○釋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祭統又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者案樂師註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

凡軍旅夜鼓鼜

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濛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朠○鼜千歷反朠本又作吼亦作煦休具反劉休武反或況冢反凡軍旅夜鼓鼜○鼜在軍警戒急在於夜故軍旅於夜鼓其鼜鼓以警衆也○註鼜夜至發朠○釋曰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爲鼜也引司馬濛曰昏鼓四通爲大鼜者欲取從初夜即爲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憂戚也云夜半三通爲晨戒者警衆豫使嚴備侵早當行云旦明五通爲發朠者旦明五通晨朠之時當發故云發朠也

軍動則鼓其衆

動且行○軍動則鼓其衆○釋曰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註五通發朠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衆之氣故曹劇云一鼓作氣鄭云動且行謂行前向陳時也

田役亦如之

○釋曰田獵合之時

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註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

鼓。眚生領反疏救日至王鼓。釋曰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註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止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若然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濮他月似無救理尚書胤征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自攻責若天子濮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

日日食天子伐鼓于社是也。註救日至不鼓。釋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但日月食始見其微兆未有災驗故云異也引春秋傳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譏其爲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不記之也大喪則詔大僕鼓註始崩及窆時也。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註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

祀謂四望也旱曠之事謂雩也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翟或爲翳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曠呼但反翟音皇舞師至之事○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幷有旄舞施于碎雍人舞廟此無此二者但以畢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舞亦不得用畢者之子故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羽析至如帗○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曠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凌云雩禜祭水旱故知旱曠謂雩祭也云曠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曠字以日爲形以漢爲聲故知曠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爲翟或爲翳者禮本不同故或爲翟或爲翳皆不從之矣玄爲翳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若然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

凡野至教之○釋曰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

小祭至祭者○釋曰案士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案司服云冕祀先王先公小祭祀則玄冕註云冕小祀則玄冕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

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
舞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 周禮註疏卷第十三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注）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
○蕃音煩（疏）牧人至牲牲○釋曰云掌牧六牲而阜
牲音全（疏）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
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入羊人大人
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
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共祭祀之牲牲也○（注）
六牲至完具○釋曰案爾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
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
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

云牷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牷對犧不得爲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牷體完具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黝於糾反（疏）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郊及宗廟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爲司農音幽目故云凡以廣之也。（注）騂牲至宗廟。○釋曰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陰是雜色則此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幷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爲陰



案太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崑崙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稷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明不得同用騂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爲幽幽黑也者以其幽是北方故從幽爲黑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注）時祀四

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注）凡時至牲物○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一故亦言凡以賅之也必用牲物者對上方色是隨其方色不用龍是雜色則此牲物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牲身之上其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時祀至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節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毇尨作龐杜子春云毇當爲毀尨當爲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



亡江及貉莫霸及毇丘例（注）凡外至可也○屬及副普逼及辜音孤禳如羊及（注）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知外祭中有表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祀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尨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尨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也（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尨之須故引以爲證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時賓

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憚特旦反 疏 凡祭至繫

之○釋曰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注 犧牲至繫

爲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牷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人之牲未用祭者摠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雉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據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爲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注 謂非時而祭祀者 疏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注 公猶官也 疏 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 注 公猶官也釋曰訓公爲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廨之牛故須訓公爲官是官牛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注 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爲幟幟謂之杙可以繫牛幟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職

戚音持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職同繹音亦徐音夕杜餘式反劉餘則反疏凡祭至芻之○釋曰云凡祭祀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牛者謂繹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也○注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爲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爲前祭一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者今日正祭于廟明日繹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解求牛爲繹祭之牛也故刻特牲云祭于祊尚曰求神遠者與是名繹祭爲求也云職讀爲樴者凡宮皆有



樴直云職人無所指斥但樴聲相近誤爲職故讀從樴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樴謂之杙者爾雅釋宮文郭注云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爾雅辭疑之者凡牲皆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繫養之今若即以樴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牛人釋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直言養之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凡賓客之牛○釋曰言凡賓客者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禮飧饔也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國五積者也膳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

注牢禮飧饔也積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積子賜反注同飧音孫注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積禮牆之牛也○注牢禮至太牢○釋曰鄭知牢禮飧饔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饔食是速賓

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飧五牢五積侯伯飧四牢餼七牢四積子男飧三牢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飧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飧餼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人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儀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饗食賓射其膳羞之牛注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食音嗣下文同冪莫狄反折之設反疏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亦享大宰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云其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咋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冪者執巾冪大之冪也方圓盡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狗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兼正俎矣軍事共其犒牛注鄭司農云犒師之其實兼正俎矣軍事共其犒牛○犒苦報反注同○釋曰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也○注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雖非已之軍師亦是犒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喪事共其奠牛注謂殷奠遣奠也○遣棄戰反注同釋曰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凡會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徬薄浪反注同釋曰會同軍旅兼亦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共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耳亦謂之爲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注牽徬至用也○釋曰云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上文犒師之牛據在轅內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徬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徬故鄭覆云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爲難故特言人御之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盆簝皆器名○互音護徐音胡牙簝音東劉音討反盛音成縣音玄注鄭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楅衡共爲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福衡共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燭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燭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疏）充人至三月。釋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牷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據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據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大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之處也三牢之牲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

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釋曰上經祭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註同（疏）凡散至養之。釋曰云散祭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大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祭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

司命以上地祇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同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據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據官首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展牲

則告牲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近附近注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之近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舉此者欲舉漢禮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用兔腊言獸尾止謂兔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碩牲則贊注



贊助也君率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注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肥牲者謂君率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納而牽之○注贊助至肥腯○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董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子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不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存也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疏）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爲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也（注）任土至職之○釋曰此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力勢所能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宇民但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賦而已

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幷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涔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而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一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唯有地職故鄭以地職中兼虞衡虞之守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禮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稍或作削鄭司農云禮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圜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并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士大夫如

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一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遞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

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十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廛直連反墝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音古註同畺居良反吏爲于僞反瘠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皆同監古銜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麓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同如比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沃釋曰此二經論任士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爲一節封疆不同今則從近向遠

中爲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一王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八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畺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爲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爲公邑士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爲縣也五百里爲畺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廛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廛者廛繫於中里又訓爲居不得爲空地若空

朱子謂此士是未命之士如管子士鄉十五者是也

地何因有二十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爲民居之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民一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田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爲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爲仕仕謂鄉大夫已下仕官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鄭以爲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爲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

師

畜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養公家牛何得正文有稅故後鄭亦爲牛人之家所受田也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畺畺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玄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爲邑故鄭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種樹果蓏之屬云季秋於中爲場者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九職有園

圃甕草木幷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爲宅田爲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爲仕者後鄭之意羣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官之仕云所謂圭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設法故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義也云買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同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三百里曰郡四百里曰畿五百里曰甸六百里曰男七百里曰采八百里曰衛九百里曰蠻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率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云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曰野大摠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未十五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士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彼幷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幷之言任義得兩含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此鄭還釋在義非直任其形實兼幷任其生育貢賦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一廛田百晦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爲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幷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里爲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

載師

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之內宮民宮室涂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還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前文摠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廛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據

誤

整數而言耳云亦通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據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爲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爲計餘子第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畮餘菜亦如之是其餘衆男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并田百畮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

比

立夫曰不宜爾

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云令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次九等受地皆次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據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次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次口受田如此又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士次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閒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沽及子孫故其

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
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爲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
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還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
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經有任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
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總計有百同此已取四同爲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
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爲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
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一郭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此
百里之內爲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夫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
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

若本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
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
地不易家百畝萊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
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一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
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
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
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
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
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

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五百二十六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筭法耳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

稅也言征者以其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桼莊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畺場有瓜。桼本又作漆音七。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經言地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卽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卽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卽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卽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卽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惟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征稅至有瓜。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市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廛既爲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廛里既爲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卽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

給公家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周少利也者以其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畺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畺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剏制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廛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什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束粟二十斛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頃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地有

所謂什二者稅穀非十一又以十之一共兵賦也孟子云什一止就稅穀言耳諸說修正徒滋煩擾形記

修





役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頃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篇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借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貿布罰布廛布

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儻劉音讒徐才鑒反皆說音悅令力呈反以衣於既反下同閒音閑

凡宅至之征○釋曰

以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爲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鄭司至繇役○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爲說也云里布至泡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廛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粗穊之穊

總布謂守斗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市令者之泉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引以爲證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爲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者案閭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藝也或說以四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此就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爲屋以三夫解屋也云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此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但射器賓器等爲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爲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爲士徒故知是一夫之田所稅粟米也云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知者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一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



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占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以時徵其賦

鄭司農云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徵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地里布屋粟及閒民夫家之征亦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國中及四郊是所生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鄭司農云閭師至其賦。釋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

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長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頒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注國中至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爲農事之本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用爲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爲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止徵斂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爲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爲九等邦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大摠而言也其九貢又摠

太宰別彼九貢者與小宰入貢爲一謂諸侯之九貢此即大宰九職之貢物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注貢草木謂葵非果蓏之屬。飭音勑以畜許六反下同蔬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一下爲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大宰職云一曰二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大宰已注訖云在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大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蓏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故入材飭治以爲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功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惟錯也序官山澤稱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其物故互見爲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次有九職仍并山澤爲一此文分山澤爲二唯有八者但九職有臣妾及閒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蔬材無可稅故也其閒民載師已見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二者以山澤出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閒民爲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注疏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蓏百草中可以兼米矣凡無職者出夫布注

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凡無至夫布○釋曰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事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與夫布其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錢在凡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

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注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衰七回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无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

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爲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爲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注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

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比毗志反後放此注縣師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鷄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此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者與此同也必知鄉民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于他則爲之推師而



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詰間師可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晦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晦百晦之類是萊是草萊藏污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萊善言近也若將有事於會同役之戒則受濛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濛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卒子忽反注若將至而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

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愛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民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車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殳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注）

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量音良（疏）凡造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物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時徵其財之賦貢（注）

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疏）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舍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幷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舍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但閭師同徵六鄉賦貢幷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注）

委積

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其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

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囏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餘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囏阨作撋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撋阨當爲囏阨寄當爲羈○遺唯季反劉音遂施惠式豉反後施惠皆同廩良甚反易以豉反撋音囏又音謹遺人至凶荒○釋曰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爲摠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囏阨之等也囏阨謂年穀不



立夫曰甸稍說誤



囏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家者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

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爲羈○釋曰倉人主藏穀稟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稍非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若穀餘法用謂道路之義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稟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稟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上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羈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邦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羈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



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徒有庐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庐音雅劉昌宗讀庐几賓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庐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庐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

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注云小人散很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凡委積至頒之○釋曰言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事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 周禮註疏卷第十四

漢鄭氏註

唐賈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注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政音征均人至方政出注下同征均○釋曰均人所均地政已下總均幾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民人已下力征之事也注政讀至之屬○釋曰鄭破政爲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之也

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
守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
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
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
之屬者此卽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
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巳下并車輦並是
力征之稅若然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
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
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耗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
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
也旬均也讀如礮礮原隰之礮易坤爲均今書亦有

作旬者○上時掌反鬴房甫反礮音均疏凡均至曰焉○釋曰鄭氏常純反此所均力政者卽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卽豐年下卽儉年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爲事均用三日也○注豐年至旬者○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巳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無贏儲仍令移民就賤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義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爲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云均也云讀如礮礮原隰之礮者彼詩礮礮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彼易坤爲地德均平是以均爲義今書今書有作旬字者旬

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爲證也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註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疏凶札至財賦○釋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俱無此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卽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疏無力至賦也○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卽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地守地職地政不言均九賦亦均之可知不收地守地職註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三年大比則大均註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疏注有年至或闕○釋曰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詩之地云久不修則數或闕者二年一闕是其久久不修



謂不太平計則其中間不知其數不知其數則是數闕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註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媺音美疏師氏至詔王○釋曰媺美也師氏教世子禮引爲詔告王至者也○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之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事而曉之以德今詔王亦曉之以德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註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

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
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
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
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
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行○
下孟反下及注同知音智稱尺證反燾徒報反說音悅孫音遜夫音扶【疏】以三至師長釋曰以此
三德教國子王大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
至德以爲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爲行道之本

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爲行之
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爲孝以孝德之
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
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爲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凊昏定晨
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
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
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之遜順行事受業
之師及明友之長也○註德行至行道○釋曰云德
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者案禮記云恥有
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
德道行爲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云知逆
惡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爲本又
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也云至德中和
之德者案禮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故知至德
是中庸之德也云覆燾持載含容者也者此至德即
中庸所云至誠一也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

物高明所以覆物是至德若天地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為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君施政春夏行賞為仁秋冬行罰為義是仁義順時敏疾為德者也又引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来者尚書說命之篇傳說告高宗以學問之事遜順也敏疾也厥其也為君之法當恭敬順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仁義順時之義也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德不如上二德直能善父母為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至之事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為善繼文王之志則尚書云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王能述父以代紂之事

則尚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直明在心為德而已不見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為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為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國有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其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之其實皆有也王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

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物無事安民舍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謂經術政教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王弼又案握河紀鄭玄曰皇道帝德非朕所事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閼鄘注云閼止鄘過言五帝之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地案此緯文言之此至德覆燾特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閼鄘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左司王朝註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居虎門之

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
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居
至王朝○釋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
門之左畫虎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
告王有所改爲也○注虎門至詔王○釋曰鄭知虎
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
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
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此卽上文以
美詔王之義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使識
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
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中鄭丁仲反
杜音得正義曰掌國至子弟○釋曰以其師氏知德行
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

之子弟國之子弟卽王大子已下言弟卽王大子已下燕子燕子以
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燕子不入故知也○
注教之至是也○釋曰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卽中
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一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
爲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言若春
秋者王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
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卽王制云王大
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
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注凡國至學焉○釋曰言凡
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注貴游
至猶學○釋曰云王公之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卽三公
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弟者此卽王制云王大
司則事繁不得爲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遊
爲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

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
會同喪紀之事。○從才用反與音預下同疏凡祭至則從。釋曰祭祀則郊廟及山川
社稷總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
征伐王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舉猶至之事。
釋曰既訓舉爲行又引子春從故書爲與者亦義得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聽治亦如之
注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治直吏反下同疏聽治亦如之○釋曰即上
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
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兵服旃布弓
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蹕音畢疏使其至且蹕○釋曰
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
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
也。注兵服至爲隸。釋曰云兵服旃布及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
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也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朝在野外
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
之隸守之如守王宮疏朝在至內列○釋曰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
內列至王宮○釋曰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盾云及舍設藩盾者也案司隸職

云守野舍之厲禁止文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嵗云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也

保氏掌諫王惡注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保氏掌諫王惡○釋曰掌諫王之德行審諭王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諭王保氏以美道詔王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注諫者至者也○釋曰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上謹愼其身而歸於道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馭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

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
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
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
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馭音御德行下孟反下文反注同剋羊甚反注之
樹反下同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差初佳反又初宜
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柴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
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蹌七良反闞吁濫反仰
本又作卬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又音齊下于況反
又音往纍顛上律悴反下音田又如字暨其器反詻
五格反匪音斐而養至教也○釋曰此道即上師氏二
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
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注養國至
翼翼○釋曰案文王世子云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



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喻
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傅既以大傅之德審喻之明保
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可知故鄭言之耳云五
禮吉凶賓軍嘉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
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
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
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剋注者
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剋剋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
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
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
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
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
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隊水也云過
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楔
閒容握驅而入轂則不得入轂梁亦六尺蘭以為防
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棨流旁握御轂者不

得入是其過君表即禍也云舞交衝者衝道也謂衝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膘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曰月之類是也後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下爲上人在一上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六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是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鬩鬩衡衝之類是外形內聲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五帝已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

頡爲黃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不依後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註 闈宮中之巷門○闈音韋 凡祭至王闈○釋曰言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同從王之事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強其丈反注同易以豉反（疏）司諫至事者○釋曰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於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俱興此直云辨其能可任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注）朋友至吏職○鄭司農云朋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同朋曰朋同志曰友

勸萬民爲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爲吏職者亦謂以入治之若然任吏職者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注）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行下孟反注同（疏）因巡至罪不○釋曰司諫考鄉里之而考鄉里吏民罪過者必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云治者由上文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注）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衰惡酗嗜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

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求即罪也○救
如字劉音拘衮似嗟反注作邪同酗況付反醬音詠好訟呼報反
之衮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經典下文二經爲總目也則云衮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圜土者過失謂
不坐嘉石以圜土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此衮惡及過失皆去
冠飾其過失者又使入圜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衮惡至罪也○釋曰
衮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圜土之罪也云酗嗇孔注尚書曰以酒爲凶曰酗此據字酒旁爲凶是
因酒爲凶者也若然醬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酔日富亦因酒爲榮惧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
者謂附圜土罪未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二文三讓是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云古
也者鄭云古者重刑者據周時爲古云責解經誅怒之未即罪
之解經罰也云未即罪也必其未入圜土對五刑人則是未即罪也
之罪且役之

耳鄭必知過失亦由衮惡者司寇職云次嘉石平
民又云圜土收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次其爲惡
者皆因小次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衮惡之輕
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衮惡之狀著之背
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
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冠去○
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讓而罰者凡民至司空○釋曰此一經論衮
凡欲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治罰云三罰而土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外朝
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之也○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

飾者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但冠尊不居肉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以其罷明體明知書其罪狀者於背爲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平罷民也外朝之門左並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平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冦者司冦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一役之數也

**三罰而歸於圜土**（注）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書曰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近附釋曰此經論圜土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上三度責讓乃治之圜土也○（注）圜土

刑之○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衰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圜土也云書曰任之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收之者以其罪重使人收斂之不使漫游云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嘉石使衆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忍刑之者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

**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注）天患謂裁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疏）天（注）患至恤之○釋曰天患謂裁害也者謂天與人物爲裁害謂水旱之裁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圜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難相與爲仇讎諧猶

調也、（疏）調人至和之○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爲總目下經凡和難已下是也○（注）調人言萬民之難即下經凡和難已是也○（疏）難相與爲仇讎○釋曰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疏）凡過至成之○釋曰此謂非故心是過誤殺或傷於人者成平也既非故心故共鄉里之民共和解之○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爲總目下經凡和難已下是也○雖爲兩說後鄭以後說爲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注）過無至之屬○釋曰先鄭引春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過失是其嫌聲已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仲聘焉又云且爲仲迎及鄢陵登城見之美伯

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是其事也鳥獸亦如之（注）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畜許又反（疏）鳥獸亦如之○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償其價直耳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

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眡音管凡和至兄弟○釋曰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是以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不同國別國自得云君之讎眡父者謂見父亦辟之海外云餘長之讎讎同國人殺君眡猶比比兄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者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屨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己親於己則自從親爲斷○注和千

聖外之等云九夷之等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皆旋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若文若之難海水爲四海故今明之然讎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皆放此引春秋者襄十八年左氏晉荀偃伐齊十九年反荀偃瘨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士匄請見不納請後曰鄭甥可甲宣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感少蒙解說

鄭荅曰雖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案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爲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之子木爲鄭人殺之案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讎之故遠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之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苫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恒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此被殺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

**而以執之** 註 瑞節玉節之剡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

**弗辟則與之瑞節** 疏 瑞節至之也○釋曰此經使辟者其人戀鄉不肯辟是違王命之大則在上與調人瑞節執而行秋官與之罪也○ 注 瑞節至其罪○釋曰鄭知瑞節是琰圭者案典瑞云琰圭以和難故知是琰圭也鄭又知使調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法治之明使調人之官執之者此王

**邦國交讎之** 註 反復

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重直用反

疏 凡殺至讎之○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讎之明使調人之官執之者此王逃向鄰國所之國恐後與已爲敵而害已故云邦國交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

勿讎讎之則死（注）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注義宜至而已○釋曰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彼義則此有義者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嘗辱焉子弟見之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雖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注）鬬怒辨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令二十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復扶又下不復聽同（疏）凡有至誅之○釋曰言鬬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鄭云鬬怒謂辯訟也○（注）玄謂至似非○釋曰云上言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爲和平之義即經云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立證佐成其罪復一解成爲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嫁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疏）注判半至判合○釋曰云得耦爲合者始雖以萬民爲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爲合主於萬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爲異耳引喪服傳者證判爲合義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注）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

○上時掌反 疏 凡男至名焉○釋曰此經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以送與媒氏媒氏官得之以勘男二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成名至名之○釋曰子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內則文案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相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奇於豈反本或作倚音同 疏 注二三至數焉○釋曰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比二十女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也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釋曰云凡者以其此經總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以廣之○注書之至之者○釋曰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籍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謂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也故後鄭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於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丞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正是一者既言

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係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閨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丈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繼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尸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二十盛壯可以取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獸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之說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尚暇



中春至男女○

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鴈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舍庚于飛熠燿其羽詩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爲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五交



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見采擷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詩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定納其箴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箴時令云春以令男女融謹案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自違也家語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舍庚于飛熠燿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

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樗喻愚惡夫嫁耀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惟爲有故者得不用仲春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注 重天時權許之也

疏 注重天至之也○釋曰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當禮乃可得爲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注 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冠古喚反

疏 注無故至娶妻○釋曰言令者即上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注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注 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 司男至會之○釋曰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注 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

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
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
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然則每端二丈○依字從糸才聲純側其反注純實至二丈○釋曰凡嫁子娶妻
舍尊卑但云緇帛文主燕人耳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也古緇
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尚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
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爲色此純帛交祭義蠶事
以爲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
皆絲理自明即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云
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寫絲衣解
也云五兩十端者古二端相向卷之其爲一兩
故十端也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者左傳云八五



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爲甲乙南方
火爲丙丁中央土爲戊己西方金爲庚辛北方水爲
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水八爲金九妻火七爲水六
妻土十爲木八妻金九爲火七爲水六爲土五妻所
尅者爲妻是夫妻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
帛者案士昏禮玄纁束帛大夫昏禮而有攺娶者依
士禮用玄纁故云士大夫用玄纁云天子加以穀圭
諸侯加以大璋者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
行禮引雜記者證五兩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之意云納幣
四五二十總二百尺故鄭玄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
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爲之也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
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
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疏禁遷至殤者○釋曰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古候反棧士板反劉才奄反或士諫反茨音疾私反疏注陰訟至醜也○釋曰云陰訟爭中冓之事

曲說

謂若詩之中冓以觸法也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災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冓之言亦不宣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若然赦宥者嫌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等屬司寇故云之屬是以鄭注詩亦云士師所當審也詩者即詩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冓之言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注）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治直吏反下及大治小治同區烏侯反（疏）司市至禁令○釋曰此經與下文爲總目云掌市之治者下文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虩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賈民禁僞是也○（注）量豆至尺也○釋曰豆區斗斛之屬者豆區即昭三年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云斗斛即律歷志云籥合升斗斛是也此不言釜鍾與籥升者之屬中兼之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行戶剛反下行列同（疏）以次至經市○釋曰司市之官以次敘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離亂也○（注）敘次



至界也○釋曰云次謂吏所治舍者吏即下文司市賈師涖思次介次者是也云若今市亭然者舉漢法而言云敘肆行列也者以其言敘即行肆之列故解之案內宰職云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敘介次不爲行列與此注違者彼云次與敘下更云正其肆則肆爲行列故分次爲思次以敘爲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并思次同名爲次敘爲行列此鄭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注）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疏）以陳至平市○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肆而辨其物物異則市貨平故云平市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注）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後靡也○易以豉反下之易同售受又反（疏）釋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令使寡物買之者少而賤使

市賈不平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註通物
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賈音古注曰賈下以商至行布○釋曰鄭知通物曰商賈師皆同疏商者易云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曰商行商則是通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貨而行布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債註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賈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僉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嫁僉音古儥劉音育攝氏音笛宇林他笠反疏以量至徵債○釋曰量以量穀梁之等度以度布絹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以定物賈徵召也債買也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債也○註徵召也債買也物賈徵召買者故以債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

史氏曰質以人證劑以書約

質劑結信而止訟註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劑子隨反平皮命反下月平同疏以質至止訟○釋曰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爲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註質劑至月平○釋曰下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今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質劑同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以爲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爲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

貨貝布作財

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賈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賈民劒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

正義以賈至除詐○釋曰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眞僞者使禁物之僞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賈民至實詐○釋曰知賈民是賈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賈師職云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故知此賈民禁僞是賈師賈師之屬謂屬賈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情則眞也情僞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註刑罰憲徇扑○虣薄報反去起呂反下文同

正義以刑至去盜○釋曰刑期扑反扑普卜反下文同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虣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鵲也○注刑罰憲徇扑○釋曰知刑罰是憲徇扑者司市所施惟市中皆故下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以泉府同



賈而斂賒註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賒傷蛇反共如字爲下僞反下爲民同貰音世貸也劉傷夜反一時夜反

正義以泉至斂賒○釋曰下文有泉府職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云同貨而斂賒也○注同共至予之○釋曰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賒貰與之有時斂取共直釋經斂賒也但賒貰二字通用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註日昃時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



立夫曰此疏失注意

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
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
也○廋音側本又作昃大市至爲主○釋曰案下
文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就
百步而分爲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
亭竝次與敘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
肆之處則居地多矣今經有三時之市不先言朝市
夕市而先言日昃者據向市人多而稱大市故先言
之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
夕市於西偏鄭特牲所云是也○日廋至姓也○
釋曰云日廋昳中也者廋側之義昳者差昳之
言故以昳解廋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
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廋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
謂多者也者謂言百族爲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
云商賈爲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云販夫販婦爲
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



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廋以後主
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
今行言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資夕賣
者資若今資綿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
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以了物極衆者以分爲三市
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先鄭云百族百姓
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彼百族
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亦非
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凡市入則胥執
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質質上旌于思次以
令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涖于介次
而聽小治小訟注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
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凡文也

鄭鍔曰利之所在皆有貪昏之心上旌次其名曰思使之見利而義耳市師涖此所以聽大治大訟則六量之攸宜歟

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勑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著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

當爲涖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寧聲之誤也○奠音定又甸見反上時掌反注同

注凡市至誤也○釋曰鄭知及音殊誑九況反凡市入是上三時之市者以其言凡明總三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僞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



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言之也云度謂受也者案下文廬人云轂兵同强注云改句言轂容受無刃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鞭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剋丈尺則爲度知羣吏胥師以下者見一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敘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總云胥師以下知平肆肆是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云平肆肆是行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云奠讀爲定者鄭以爲平成市整敕會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先鄭云思辭也後鄭以爲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爲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爲思也此思同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爲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

敘注期謂欲賣買期法于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者實諸泉入及有遺忘注凡萬民之敘○釋曰云凡萬民之期平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注期謂至遺忘○釋曰云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爲期限候了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處置丈尺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解量名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十黍黃鍾之長則一黍爲一分十黍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又云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黍其實一籥合爲一籥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爲辭

立夫曰此說亦未允

立夫曰沒入官說非

辭

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爲羣吏考實諸泉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不得爲辭訟之布也云考實諸泉入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則宜置於地之敘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使歸令本主識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凡得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之注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

凡得至舉之○釋曰此謂在列肆遺忘闕失者使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凡治市之貨

徵注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徵抑其賈以卻之也後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徵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物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卻起略反好呼報反注利利至之有○云使有使阜者總釋經亡者利者云起其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徵之而已謂少抑其賈使徵少不絕而已先鄭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與後鄭起其賈義異引之者義得兩通故後鄭亦從之也釋曰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

邦國之司市也疏凡通至入之○釋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其璽節餘物亦通而直云通貨賄者以物之貴及民之所用多者莫過貨賄故舉以言之無妨餘物亦通之○注璽節至市也○釋曰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者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以其商旅主通貨賄故知執璽節者是通商也云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給璽節也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資於民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向王市賣之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

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國凶

民之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國凶
至作布○釋曰凶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
喪恤其乏困故市無征也○注金銅無凶年○釋曰
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是以
諺云豐年粟儉年玉因云物貴者其物止謂米穀餘
物並賤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
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注鄭司農云所以俱
十有二者工不得作然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
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
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

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賈音古注
同中丁仲反下同凡市至有二○釋曰云凡僞飾
狹音洽數色主反注鄭司農至二焉○釋曰先鄭云所以
之禁此與在民以下爲總目故
云凡以廣之○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
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以下云云謂民與商賈及工
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
得作云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主賣粥故云不
得粥云商不得資者商主通貨賄貨賄皆當豫資貯
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
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
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車長六尺弓長六
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
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爲兵車乘車
之輪崇六尺六寸戎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
有粥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

粥於市布之精麤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有十五升抽去半其梐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縮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正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亂正色故孔子惡之若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彼注云皆謂不利人云木不中工者不中數不中量者鄭彼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以爲證是非此時則木不中伐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者案鼈人職云秋獻鼈蜃冬獻龜魚案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末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其類也



鄭鍔曰、三刑、外有犯五刑者、則怕于士師、司市不敢專、

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爲斷一兵車爲二布三帛四姦色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

##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故書附爲耐杜子春云當爲附○耐劉方符反沈音附市刑至于士○釋曰附于刑者歸于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之市刑雖輕亦名爲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爲刑故云附於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之使刑官斷之也○徇辭舉至爲附○釋曰徇舉以示其地之衆也者大射云司射搢扑使衆爲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司射搢扑尚書云扑作教刑皆是答撻爲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

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達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過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憲徇扑三者而已幕也帟也蓋也帷也皆庇下之物為上過利則為其庇下矣。

是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布憲之類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罰幕帟蓋帷市者眾也此四物者在眾之用也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言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



足以互明之○幕劉音莫帟音亦觀古亂反下同或音官亦為說如字解說也聶如銳反【注】謂諸至明之○釋曰云大夫內子者大夫中含有卿內子卿之妻舍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帟綬帷幕用布幄帟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承塵其蓋當是於眾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而見諸侯已下過市是得互見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注】市司司市也價

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凡會至之事○釋曰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同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四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註成平也會

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疏質人至珍異○釋曰此質人若今市平牽故掌成平市之貨賄已下之事○注成平至食物○釋曰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者會謂古人會聚買賣止爲平物而來質人主爲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貴賤也此知人民奴婢也者以其在市平定其賈故知非良人是奴婢也云珍異四時食物者見下廛人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即果實及諸食物依四時成熟者也凡賣

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劑小賈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長如字疏注鄭司至短券○釋曰先鄭以質劑爲月平大小賈若今市估又書先鄭注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亦如此解後鄭以爲券書者上文成市之貨賄之等已是市平文書則此經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及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文勢不得爲月平故以券書可知也云謂大市人民馬牛已下鄭以意分之爲大小就大者而言若人民則未成亂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爲小者也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注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玄謂淳讀如淳尸盥之淳。○丮淳音准廣光曠反長直亮反中丁仲反淳尸劉章純反下同疏注稽猶至之淳○釋曰云稽猶考也治也者幷取治質劑幷解之故兼云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者幷案小宰職云聽取予以書契經旣云書契故知與彼同非上質劑之市買者也云其券之象書兩劄刻其側者小宰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云刻其側者若今畫指也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卽丈八尺後鄭從之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緇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士虞禮淳尸盥之淳故內宰注依巡守禮淳四咫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注

謂齎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内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絶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暮如字本或作莫注謂齎至大都。釋曰云謂券契呼報反釋曰云謂齎券契者來訟也者云此經據上質劑與書契來訴者知郊是遠郊者以其内有國中外云野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知野是甸稍者郊外曰野是大摠之言下有都都是四百五百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又知都中公卿大都小都者此質人摠聽畿外明此郡兼大小二都可知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注

布泉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總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者後鄭不從爲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此經廛人掌依行肆者故不得爲無肆立持故破從租穜之穜布是守斗斛銓衡之稅下肆長云斂其摠布是無肆立持故注從子春總當爲總也云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者謂犯質劑違券書罰泉也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謂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云廛布者貨賄諸物即舍之稅者謂在行肆官有即舍人有置物於中使之



穜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即舍之稅。絘音次本或作次總劉依杜音儳鄭音摠儳音讒聰音摠

泉注布泉至之稅。釋曰知布泉一物者此布皆入泉府故知泉布一也是以外府云掌布註云取其水泉流通無不徧也先鄭云絘布列肆之稅布者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者後鄭不從爲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此經廛人掌依行肆者故不得爲無肆立持故破從租穜之穜布是守斗斛銓衡之稅下肆長云斂其摠布是無肆立持故注從子春總當爲儳也云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者謂犯質劑違券書罰泉也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謂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云廛布者貨賄諸物即舍之稅者謂在行肆官有即舍人有置物於中使之

出稅故云
廛布也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以當
稅給作器物也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疏
凡屠至玉府。釋曰云屠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
亦有皆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
玉府也。注以當至稅之。釋曰知以當稅者謂若
山虞澤虞之等所出稅皆云以當邦賦邦賦即地稅
之類是也云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謂若羊
牛有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之類是不中用亦使出
物之稅以當
邦賦之處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
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
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
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

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
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
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玄謂滯讀如沉滯
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
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
爲于僞反下同畜勑六反說音悅儲知呂反本或作
貯又作褚皆同藏如字劉本作葬音同瘦本又作膄
所又反臞其俱反又作臞疏凡珍至膳府。釋曰云
音鮹紓音舒劉常汝反凡珍異之有滯者謂四
時珍美異味買者遂少沈滯不售者也云斂而入于
膳府者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於膳夫之府以

立夫曰經云入于膳府明珍異非貨物矣

洪官食○注故書至實○釋曰先鄭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經直云入之故後鄭不從也先鄭又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但廛雖非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爲空地故後鄭不從引孟子市廛而不征者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廛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後鄭增成其義也云又則將瘦臞腐敗者考工記梓人云大胷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腐敗是以爲買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注憲表縣之○縣音玄疏胥師至禁焉○釋曰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刑謂市中之刑憲謂司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鄭云憲謂表縣之則經憲非爲狗扑之憲

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注鄭司至買者○釋曰鄭云賈師買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攝言之此上當職故申敘之也

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旦間之則行是飾行價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又如字令力呈反下文同

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價慝明價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價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僞惡物以旦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治直吏反下之同斷丁亂反

之○釋曰上司市已云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上攝言之此上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注辨別也○賈音古下注賈師同展音定別彼列反

賈師至令市。釋曰案亨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此與胥師所掌同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則與胥師異以其知物價故也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注恒常也謂若諸米穀棺木雨疫痛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而豬久雨疫痛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重直用反注恒常至重困。釋曰鄭云謂若諸米穀棺木者以其天患無過凶荒札喪故鄭知當人豫諸米穀以擬凶荒豫諸棺木以擬死而豬久雨疫痛賣之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注四時至如之。釋曰此珍異亦是富人貴時豫諸而後貴時賣之。注薦宗廟之物。釋曰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寢重而言也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注儥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賈帥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更音庚爲下僞反注儥買至僞反

勞逸。釋曰先鄭云謂官有所斥賣者斥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云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者賈師之下有群賈亦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凡師役會同亦如之注凡師至如之。釋曰此亦從行所行當有爲官賣買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注囂讙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囂五羔反又許驕反讙音歡注囂讙至食者。釋曰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若不羣遊則得飲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搏音博下同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註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操七曹反

疏注不物至品式○釋曰案大司徒民當同衣服今有人衣服不與衆人同又視占而不與衆人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此皆違禁之物故搏之也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徇辭俊反

疏注掌執至刑之○釋曰上司市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

賈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龔其不正者註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龔爲習杜子春云當爲龔謂捕捕其不正者

疏注賈各至正者○釋曰案序官賈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此鞭度亦如上文守門者謂以叉爲鞭而量物也○注作起至正者○釋曰杜子春從古書習者習是習學之習龔是掩龔之義故從龔是以左氏公羊皆有不聲鍾鼓爲龔是掩其不備也

凡有罪者撻諸而罰之註罰之使出布

疏注罰之使出布○釋曰此罰布即上廛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註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

壟自平曰立市者有稅先王之世豈有此政

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注同數色主反令力呈反賈音古［疏］肆長至正之○釋曰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注］爾亦至欺人○釋曰云俱是物也者即司農云俱名爲珠俱名爲玉之類是也云使惡者遠善善者釋經名相近者相遠也云善自相近者釋經實相近者相爾也先鄭云謂若珠玉之屬已下直釋經名相近者相遠不釋實相近者其義可知故也先鄭雖舉珠玉一貴者而餘物亦爾

斂其總布掌其戒令［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疏］注杜子至爲儳○釋曰此肆長各主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故後鄭引而從之也

令九經作禁呰本同

揃當從木旁玉篇作櫭云子田切古文牋亦作箋○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牋表也　揃子淺切搣也此處無搣義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爲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楬音竭抵音帝又都禮反癉音旦又丁左反揃音牋又倉廉反著直略反治直吏反［疏］泉府至予之○釋曰云掌以市之征布者即上廛人斂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

訂義減一書字非

之故摠云征布也云各從其抵者抵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郎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是也云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郎六鄉之民也云郊人者郎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注故書至是也○釋曰先鄭云抵故賈也後鄭不從者假令官前買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郎損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也先鄭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義或然以其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賁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先鄭云爲封符信然後予之者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計買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也後鄭破抵從祇者經是抵欺之抵故破從水傍抵抵得爲本義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鄭欲解抵與主有司爲一云主有司是也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注司農云除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



買物○釋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除與民不取利凡民之賃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賃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賃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賃萬泉者則葬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賃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之賃音特注不出者同別彼列反賃民音吐代反本賈音嫁一音

古所賈音古令力
呈反償時亮反 疏凡民至之息。釋曰貸者卽今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云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爲之息者所出之利各以國服而爲息也。注有司至什一。釋曰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吏是柢本中兼二者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者但泉府中所藏之物種類不同欲授民之時先當分別又當定其賈數以與之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爲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是以鄭引載師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暮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廛者略舉以言之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



玉燕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注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會古外反後放此疏凡國至其餘。釋曰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言事謂有司爲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爲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云歲終則會其出入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欵布已下云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故云納其餘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簫也鍵謂牡。鍵其展反又其偃反司門至農音蹇居免反簫羊畧反疏釋曰云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者謂用管簫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故雙言以啓閉國門則王城十二門

者也。注鄭司至謂牡。釋曰先鄭讀鍵爲攇攇者欲取其攇濕之意云管謂簫也者即月令注管簫搏鍵器是也云鍵謂牡者以入爲牡容者爲牝者若爾雅走曰牝牡也幾出入不物者正

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不物衣服視瞻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爲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正其音征注不物至入官。釋曰鄭知不物是衣服之等者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閽人云禁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但鄭釋不物之中有三事一者衣服二者占視皆不與衆同三者手所操持不如尋常品式以其特異於人此以也云正讀爲征征稅也者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稅故從征稅之字也云犯禁者謂商所不資者商所資





謂若國語云多資絲夏資絲之類是商所豫資待時而賣者乃不爲犯其商所不資謂非民常用之物則舉之沒入官也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所謂門關之征稅也

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注財所至其子。釋曰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即上遺人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云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者即外饔云邦饔者若弧子義與此同

監門養之注監門門徒。繫音計本又作繫古衙反注同

釋曰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直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注凡歲至其餘。釋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

穆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傳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注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造七到反注同凡四至以告。

釋曰謂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故先鄭云止客以俟逆也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猶商。猶音滑

節至猶商。釋曰案下文掌節云貨賄用璽節主通貨賄若然璽節亦可先從王司市而出鄭今解經璽節先從邦國向內而言者以其司關在境而先云掌國貨之節後云以聯門市是從外向內之言故鄭亦順經先從邦國司市解之也云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者將送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云參相連以檢滑商者司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姦滑商人或以多為少或隱而不出而避稅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即舍也關下亦有即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治直吏反注司貨至征廛。釋曰司主也主貨賄出入謂上經以聯門市者

是也云與其征稽者征謂稅○注征稽至之稽○釋曰云關下亦有邸舍其出布如市之稽者案上文稽人有稽布鄭云稽邸舍此關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稽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注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辟音避一音芳益反注不出至其人○釋曰注云沒其財者解經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但舉其貨罰其人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之可知也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曰鄭云商或至文書者至關關為之璽節若今傳書○注張戀反下皆同凡所至出之○釋曰此文重釋上文節上直云璽節此經兼有





傳傳則過所文書○注商或至文書○釋曰鄭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若今由玉市而出則司市為之璽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璽節故向關出則便於關取節者同關為璽節以出之凡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蔡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札側八反又音截瘥才何反病也苛呼多反又音何令力呈反說音悅

之財物非征其貨也
疏似未審

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幷言門也○注鄭司至
其塗○釋曰上注札爲疫病此司農以札爲死則札
因病而死義得兩兼是以引越人謂死爲札也云春
秋傳者昭十九年左氏云鄭駟偃卒其父兄立子瑕
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注云大死曰札小
疫曰瘥短折曰夭未明曰昏又洪範云六極一曰凶
短折注云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並無正文
望經爲說耳引春秋者證札爲大疫也引孟子者案
孟子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說而願
立於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
而願藏於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
願出於其塗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說而
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
願爲之民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
母矣卒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自有生民已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是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此陳正法與周異引之者彼正法不[illegible]
商旅則有　此經有故不征亦所以說民故取一[illegible]

爲譏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注謂朝聘者也

敂關猶謁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
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敂音叩苦狗反爲
于僞反朝直遥反

疏凡四至之告○釋曰敂猶至也○畿外
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
關門皆先謁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
逆勞於畿也○注謂朝至逆之○釋曰案小行人云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
亦揔云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
云叩關猶謁關人者猶聘禮關人也先鄭說以國語
曰周之秩官有之者案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遂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
告於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矣又云周之秩官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昭
注云理吏也行理小行人掌國賓客禮以待四方使

逆賓客、候人爲導、卿出郊勞、司里授館、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爲之告一也、云行理以節逆之者、證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逆之也、**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入**、

內之注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

疏有外至內之。釋曰此雙言之、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又云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有送至通之。釋曰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折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別彼列反下拘別同使所吏反下之使注使節使同

疏掌節至王命。釋曰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注邦節至爲信。釋曰云邦節者珍圭之等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發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壁羨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此釋經而辨其用之事也、

**角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

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疏○釋曰云謂諸至未聞○釋曰云謂諸侯於其中國者釋經守邦國者用王節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者釋經守都鄙者用角節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爲尊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者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王節之制如玉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者以邦國與王同瓣玉節故知邦國亦有徵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王爲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小大小爲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以命數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爲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爲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云角用犀角在鼻上犀角是角中之貝故知不得用王者當用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王之節可以約王之節故云其制未聞此云都鄙用角節註謂公卿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



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卿大夫之采地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蕩如字又吐黨反帑吐黨反盛音成節至畫函○釋曰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

黃氏曰、有期反節、不
獨民与商、旅門関道
路之吏、亦有期而反

子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云土平地也者對山澤非地平也云山多虎者若晉國之類也云平地多人者若衞國之類也云澤多龍者若鄭國之類也云以金爲節鑄象焉者釋經皆金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者山澤與平地人虎龍皆雜有今言山國用虎澤國用龍土國用人皆據多者相別爲信以自明也引漢有銅虎符者證周時節用銅之意也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者音以湯蕩反之今人猶言帑也帑則函故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云或曰英蕩畫函者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注 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

之、反而復予、救則
吏為、邦國都鄙使
節、反必有時、守節
易世而反、則復予。
皆掌節者之職、

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

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鄭音尤字註從垂作御誤門

關至掌節。釋曰鄭知門關是司門關者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者以其貨賄所得皆由於市乃得通之於外亦非官不可輒授故知用璽節必是王之司市也云道路者主治五溝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即遂人經畛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遊節是鄉遂大夫所授也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者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門司門則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摠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市爲之節者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家徙邦國來即邦國司市爲節故上司關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即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者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有大故以遊節輔令則達之註云民雖命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知家徙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他則爲之遊節而行之是家徙有節也又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時事行若比長云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兼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鄉遂公邑爲溝洫法三等采地爲井田法井田與溝洫雖俱爲溝洫稍有異皆有五涂以官主當其民出入皆受旌節故變鄉遂而言道路以容

此等之官云之吏者郡鄙故以吏言之也云符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約漢法況之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凡通達於**

**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疏注諸有節幷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釋曰此經摠解上經門關幷有傳輔之釋曰此亦摠解上門關已下無節至不達今無節傳非直被幾又不通達前



**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疏注郊外至縣都○釋曰遂在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在郊外曰野之中故鄭云郊外曰野鄭又知此野謂甸稍縣都者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注經形體皆爲制分界

也鄰里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鄰作管反後同分扶問反又如字下分以制同此毗志反下同追如字劉張類反

至稼穡。釋曰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造鄰鄙已下是也云造縣鄙者此與下五家爲鄰之等爲總目五家以下有六等略言二者耳云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從五家已下據地境界四邊營域爲溝溝上而樹之也云使各掌其政令則禁者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者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征斂之云授之田野者若下文一廛田百晦云簡其兵器者若族師旗鼓



稼云教之稼穡者亦若計耦耕事。注經形至六鄉○釋曰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者以田野云經縣鄙云造形體之法明是爲田野云經緯爲縣鄙分界處所也云鄰里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以家數相對是同二者同實而異名明俱爲分界處所也云鄰里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以家數相對是同故云猶郊內也先鄭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謂夫一廛田百畝也言此五則經中言五皆是也名與中國異制者田野之居釋經經田野比伍之名與中國異以其六遂之內上地有萊五十晦并下劑致貢並異也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此後鄭直增成先鄭家數雖同其名異之意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註云鄉之田制與遂同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註云鄉之制與遂同此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

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有萊是其稍異也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憧憧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入令



相佐助○甿亡耕一又耡音助李又音鉏疆其良反憧本又作潼吳耕反又音蒙李武冰反猶會古外反下一字同率音類錢音踐鎛音博復扶又反注凡治至平政○釋曰云以下劑致甿者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一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甿也云以田里安甿者田則爲百畮之宅里則五畮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甿也以樂昏擾甿者男女人所樂故云樂昏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故配以昏姻即順民意也以土宜教甿稼穡云以興耡利甿者耡助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爲利故云利甿也○注變民至佐助○釋曰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甿憧憧皆是無知之貌也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即此下文夫一廛以下是也云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則其外爲餘夫是也云未耜錢鎛之屬

者詩云𠬜乃錢鎛仍有茲基之等故云之屬鄭大夫讀勱爲藉藉借也謂借民力所治之田民相於無此事故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斮



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令力呈反晦音畝萊音來數色主反奇居宜反辨其至如之○釋曰此據在六遂之中爲野故以野言之并上地中地下地以頒其田里此皆與已下爲摠目也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注萊謂至之布○釋曰案詩云田卒汚萊注高者萊下者汚是萊謂休不耕者也先鄭引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不從以爲廛與孟子五晦之宅同者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廛田百晦與一廛別言之則此廛與廛人皆謂廛絲於其中則此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爲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廛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廛表稅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者釋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別有田有廛是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廛也云雖上地猶有萊者斮六鄉不言餘夫之廛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引王莽時事者

謂廛是城郭中言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

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鄙遂人盡主其地。畛之忍反劉音真洫況域反澮古外反乘繩證反從子容反下同去起呂反盡津忍反注凡治至于畿。釋曰遂人所掌即六遂之中為溝洫之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遂地在郊外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云夫間有遂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注十夫至其地。釋曰云十夫二鄰之田已下以遂之中有鄰里鄰鄙縣遂故十夫以下還以鄰鄰鄙縣地當之鄭知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溝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用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少可容大

車一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踰畛即徑也云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者案匠人云環涂以爲都經涂鄭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皆三軌彼註亦與此同皆以爲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摠而言之則萬夫矣故言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畎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澮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畛圖之遂從溝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者案詩有令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

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云去山林之等其餘如此者鄭註載師亦以此等三分去一皆大判而言之耳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遂人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明不可細主井田尚主公邑之中爲溝洫之法與鄉遂人盡主之可知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注登成也

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爲弛職謂民九職也

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施式氏反下施舍皆同政音征註同

疏以歲至政役。釋曰云以歲時以辨其夫家已下亦如旅師所云以歲之四時成定男女之等。注施讀為弛者以其文承老幼廢疾之下下又別云以起政役明此不得為施政役也云施為弛謂弛捨其政役出之職謂民九職也者以其須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衡虞之職者農即三農牧即藪牧衡即虞即虞衡作山澤之材不言商賈嬪婦臣妾之等者器之也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貢九貢也者即九職之九貢也賦者即九職之一曰邦中之賦亦太宰九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之等是也云政役出士徒役者即上



立夫曰令野職令委人也



詩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

疏若起至誅之。釋曰此文起野役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令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注役謂至熊虎。釋曰知役謂師田若功作也者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為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大旗熊虎者司常職文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之屬○釋曰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新炭之屬者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

凡賓客合脩野道而委積註委積於廬宿市疏凡賓至委積○釋曰案大司徒六令野脩道委積彼謂摠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故註云委積於廬宿市是亦令遺人也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註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

帥監之鄉師共斧疏馬大喪之正棺槨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崩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屬音燭綍音弗窆劉昌宗音扁反注相似○釋曰鄭知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者以其槨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綍舉棺索者以其據在棺而言綍也據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綍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以其經云屬

六綍不蹙在道故知在廟載時及在壙說時也云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輿者案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云輿以疑之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著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斫焉者案其鄉師職知之云大喪之正棺窆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役屬六綍及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窆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綍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各自爲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也云禮記謂之封者蒙檀弓云庶人縣棺而封及喪大記下棺亦云封是也春秋謂之墉者左氏葬鄭簡公有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帥墉是也窆墉封三者字雖不同皆是下棺也云



聲相似者窆封墉皆以去聲言之故云聲相似也凡事致野而師田作野

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治直吏反下治訟皆同凡事至禁令○釋曰此居職末摠結之言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遂師至治訟○釋曰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并以時登其夫家衆寡六畜

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輦又云老幼貴賤嬖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爲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謂周徧知其夫家六畜及田野之等任之以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也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注施讀至之事。釋曰云施讀亦弛也者此注與鄉師同以其與其可任者對而言明施不得爲施功之事故讀爲弛與舍同爲捨放之事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者但六遂與舍同爲捨放之事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又爲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鄙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云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六遂以外上地亦有萊中下之地自然皆有萊不耕者故云今年所當耕者也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爲正其中亦兼有口率出泉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注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故艾草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耨奴豆反艾音乂疏巡其至時事。釋曰遂師各自巡其春種曰稼秋斂曰穡。注移用至之急。釋曰云地之宜早晚不同者其地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山出雲雨大風有隧皆由天期而有故以天期而言此並須移用其民救其時事故并言之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注審亦聽也疏凡國至野牲。釋曰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泣誓百官并戒百族此官王審其誓戒遂之民故不同也

**入野職賦于玉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疏釋曰云民所至用者。釋曰云野職謂民

九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云中玉府之用者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衆府也若然案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玉府彼入玉府者是民貢之餘財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玉府此經入玉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之玩好者也賓客則巡其道脩其委積注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作徇鄭司農云比讀爲徇徇具也。疷又作疕匹爾反具也劉副賓客至委積。釋文一音芳米反脩行下孟反注同巡其道脩者大司徒云野脩道委積據國外曰野在六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窆車之役注使



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師以至墓也丘籠之役籠復土也其器曰籠窆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窆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窆禮記或作搏或作輇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磨劉音歷籠力董反窆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磨劉音歷籠力董反窆市軫反以爲于僞反坐乎臥反復音服或音福乃說如銳反或吐活反更復扶又反輴敕倫反搏市專反李徒官反輇市專反適音的又大喪至之役。釋曰大喪謂王喪也云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者謂大宰官使其屬以幄帟音澤注先行至壙云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出國城至壙云及窆抱磨者及至也謂柩車至壙窆下棺

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也云共丘籠者主曰丘謂共爲丘之籠器以盛土也云及蜃車之役者謂祖廟中將行共蜃車以載柩之役人也○注使以至校之○釋曰知使以幄帟先是大宰者以其天官冢人掌共帷幕幄帟設屬大宰故知使冢人以幄帟先是大宰也云其餘司徒也者以其司徒主衆庶故知野帟之徒皆司徒今之也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葬之下葬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丘籠之役窶復土也者窶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蜃車柩路也者人君所居皆曰路故云柩路也載柳四輪迫地而行者謂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間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四輪迫地而行即幹車以二軸而貫四輪四輪即許氏說文云轀



轀曰幹者也云似於蜃因取名焉者此解名爲蜃車之意云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者以其天子諸侯殯時用輴車即擅弓所云畢塗龍輴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轅而已殯既用輴明葬時用輴可知云蜃禮記或作搏或作幹或作幹彼經作輪一部禮記作幹或作搏彼經不爲幹者但輪幹字雖異其義同故此云或作幹也但爲搏者非車之體不從之取其輪字或有作團字團又轉誤爲國字者故既夕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車喪大記又謂之國車也先鄭云抱磨磨一車也者於義無所當故後鄭不從也後鄭云適歷執紼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諸侯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案上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但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

其事而賞罰（注）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爲庀○比叙匹爾反出（疏）軍旅至賞罰○釋曰軍旅謂征伐田獵謂四時註行列户剛反（疏）田云平野民者謂遂師平正六遂之民故云平野民也云比叙其事而賞罰者遂師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也○（注）平謂至爲庀○釋曰周禮之内云此者後鄭皆爲校比先鄭皆爲庀庀爲具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敎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注）施讀亦爲弛功事（疏）遂大至治訟○釋曰此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注）不言至施焉○釋曰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爲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干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正歲簡稼器脩稼政（注）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術音遂相息



互見其義耳○（注）施讀至功業○釋曰云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注）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疏）（注）不言至施焉○釋曰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爲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干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正歲簡稼器脩稼政（注）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術音遂相息

亮反道音導 疏 注 簡猶至親之。釋曰云稼器耒耜鎡基之屬者其器中舍有錢鎛之等故云之屬也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者此是月令鄭注彼封疆謂田首之分界也云審端徑術者鄭彼注術當爲遂引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當審之使脩理也云善相丘陵阪險原隰者土之高者曰丘大阜曰陵坡者曰阪險下隰者曰原平曰田也云土地所宜者即丘陵已下若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丘陵阪險種桑棗是也云以敎道民必躬親之者彼約束典田大夫必身親檢校之以證稼政之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注 興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職事。比毗志反下徵比及注同屬音燭聚也注同治直吏反 疏 三歲至治者。釋曰云三歲大比已下若



鄉大夫三歲大比興賢者能者其義同變之耳云帥其吏者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鄰長。 注 興旿至職事。釋曰云興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者此文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興賢能者歐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興猶舉也屬猶聚也者謂當興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勑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 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 疏 凡爲至興之。釋曰此言爲邑者義如上不言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采邑也云以四達戒其功事者達通也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勑其功事功事即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亦如天官注大有功不徙興又賞之大無功不徙

廢又誅之故誅賞廢興連言之也○釋曰鄭知四達至華也下文而知義爾案遂師云夫家九夫亦云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遂人教稼穡鄭據四達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須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註徵徵召也比案比○趨李音苟反本又作趣音促疏縣正至罰之○釋曰以一遂有五縣故云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須田里者亦如上文夫一廛田百畝也云以分職事者即九職之功事也

若將用野民師田以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註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疏若將至帥



令○釋曰云若將用野民者言將事未至之時須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行及功役言移執事謂移徙用民以執事也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註既役至誅賞○釋曰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註祭祀祭禁也○禁音諒疏鄙師至祭祀○釋曰五鄙爲縣五百家爲鄙故云各掌其鄙之政令也○祭禁祭祀祭禁也○釋曰知鄙祭禁者鄙與六鄉黨同黨祭禁故知此鄙所祭祀亦謂祭禁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註作民謂起役也疏作民至起役○釋曰知作民是案下鄰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事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以時數其衆庶

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注）時四時也。釋曰知時四時者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徵今則凡言歲時者皆是四時唯鄉師云瞷民之藉阨而云歲時巡國及野者鄭注云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藉阨非常故也（疏）歲終則會其

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注）校猶數也（疏）鄰長至之事。釋曰以其一鄙五鄰故云各掌其鄰之政令也云以治其喪紀者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鄰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



器與有司數之（注）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疏）若作至數之。釋曰言作其民而用之者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疏）簡器至大夫。釋曰云簡器者謂稼器也者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存焉者以遂大夫亦存焉故注云有司遂大夫也知兵器中兼有兵器旗鼓兵革亦有在其中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疏）凡歲至女功。釋曰此鄰長爾親民故趨其耕耨并舊考女功之事。（注）聽之受至之事。釋曰鄰長聽之為受而行之也知女功絲枲者案禮記內則論女功云執麻枲治絲繭故知此女功亦治絲枲以為布帛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注邑
猶里也疏里宰至政令○釋曰里宰二十五家不言各者文承遂師以下皆言各掌此亦各掌可知○注邑猶里也○釋曰邑是人之所居之處里又訓爲居故云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注
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耡讀爲藉杜子春云耡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

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治處直吏反街音佳彈音丹放沈方往反正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合耦于耡耡助也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宰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民使爲春稼秋穡之事云趨其耕耨者謂使民趨時以春耕夏耨云行其秩敘者謂使民行其合耦使有次第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以六遂之賦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也○注考工至次第○釋曰鄭引考工記者欲證合耦爲二人共發一尺之地乃成畎以通水之意也云先鄭云耡讀爲藉者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耡爲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從其義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者鄭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名耡也引月令者證歲時合耦之事秦周政令或異故云是其

歲時與言與以疑之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
者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
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
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云秩敘受耦
相佐助之次第者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
沮溱溝耦而耕或先後次第相佐助爲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注）相糾相舉察（疏）鄰長至相受○釋曰鄰長不命之士
爲之各領五家使五家有過各相糾察宅舍有故又相容受也凡邑中之政相賛（注）

長短使相補助（疏）凡邑至相賛○釋曰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則五鄰共相賛助此則以長補短也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注）從猶隨也授猶付也（疏）徙于至授之○釋曰古者不便其居則徙於他遷向他遂非直從授之明無罪過亦當以旌節將行如六鄉比長云徙於他則以

節而行之出鄉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是也

# 周禮註疏卷第十五

# 周禮註疏卷第十六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註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九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閒音閑注同疏旅師至閒粟○釋曰此旅師斂六遂之稅六遂在野故云掌聚野之耡粟之等○野謂至征粟○釋曰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案鄉大夫野自六尺彼野謂城外此野據遠郊之外六遂之中也云耡粟民有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六鄉六遂與

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
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爲井田與
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依爲井
田稅之法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三屋注云夫三屋
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
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云屋粟民有田不
耕所罰九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
之征粟者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天家之征彼注
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革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注** 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



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而用而音若出注積子賜反

**注** 而用至政令○釋曰若用謂用上者之粟也注同

**注** 而讀至之息○釋曰鄭必讀而爲若者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貸待凶年則若爲不定之辭其而字無義例故鄭轉爲若也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者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六遂即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遺人之於鄉里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云今云軍興是也者鄭舉漢法況之興皆是積聚之義也云是粟縣師

徵之者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貢故知也云旅師斂之者即上文聚三等粟是也云而用之則若用之是也云以賙衣食曰惠知者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爲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爲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爲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者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鄭彼注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於國事受圜廛之田而貸萬泉暮者則暮出息五百若然近郊之田貸萬泉暮出息一千已外遠郊甸稍縣都皆依國可知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困時施之饒時收之疏凡用至斂之○釋曰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利也

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乏官民俱益之也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注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惠施散利是以屬焉新民焉○治直更反注同復音福期音基注新甿至民焉○釋曰云新甿新徙來者也者即上徙於他者是也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引王制者彼仍有自家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不引之者略引之以證有復除之法云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已下者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



惠施之平仲本作施惠

十晦已外中地下地
外內同皆三百畮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
隊之隊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
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
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丘乘繩證反注
丘乘曰乘丘甸井
爲甸甸讀禹隊稍人至政令○釋曰云掌令丘乘
之隊皆同音之政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甸甸
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不言今井邑者舉中而言也
言今者謂三等采地之中爲溝涂之法耳○注丘乘
至存焉○釋曰丘乘四丘爲甸據小司徒而言之也
云甸讀與惟禹隊之之隊同者案毛詩云惟禹甸之
不爲隊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隊隊是軍隊
故訓爲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綱

故改云乘不爲甸也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
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者此據小司徒
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四縣爲
都而言也知直令爲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
以縣師之瀆作其同徒彼是令軍瀆明此惟令治溝
涂而已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者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
三十六井使治溝洫不出稅云民之家數存者假令
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
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爲邑
三十二家據一成而言則三十六井使治溝涂各有
人名故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民之家數存在於
一成之中矣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瀆作
其同徒輦輦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注有
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瀆於司馬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瀌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瀌作之帥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瀌作之帥以致於司馬也同徒乃致甿大司馬故云使勞逸遽馬○葦居錄反卒伍子忽反調徒弔反下同編音遍遽徒禮反又音急本又作遞音遞○釋曰云若有至司馬○釋曰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云若爲不定之辭也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云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云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役云則以縣師之瀌作其同徒者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卽受於司馬縣師旣得瀌稍人又受瀌於縣師卽云以



師之瀌作其同徒也旣作同徒乃致甿大司馬故云以聽於司馬也○注有軍至遽馬○釋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瀌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云以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並縣師職文其間云縣師及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瀌並鄭所加加之者欲見縣師受瀌於司馬稍人又受瀌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鄭君之言是以此稍人書而令作其同徒之事云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瀌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此鄭取縣師之文合於此經共文此稍人受瀌於縣師所受司馬之瀌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卽縣師受瀌於司馬者也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已下此釋其同徒同其勞逸遽等也

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註車

大喪

委人當提行起







又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大喪至司徒○釋曰此經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蜃車及役人之事云以聽於司徒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注蜃車至遂來○釋曰鄭知蜃車及役遂人共之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云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者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鄭冬之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鄭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斂力豔反畜勅六反注同芋于附反野謂至野牲○釋曰委人所斂皆據六遂以外至王畿言之故鄭云野謂遠郊以外總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者此則九職所出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者疏是草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遷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之屬者七月詩有八月斷壺壺

畜聚之物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注余當至之物○釋曰知餘聚是縣都者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



物也有草可食者若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差之葵菹芋芋爲長菹不得爲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即上旅師所云聚野之粟之等是也云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者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玉府雖不言工商嬪婦但遂師既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爲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者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藪牧養鳥獸者遂師共之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注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聚俗裕反下文同疏以稍至羈旅○釋曰委人掌斂野賦故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之等○注聚凡至爲羈○釋曰知聚是凡畜聚者見上文凡畜聚之物故知此聚亦

財用者、苑囿藩籬之材、○藩音羅、次式至財用○釋曰此一經次本亦作羅、釋曰云式濛故所有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式濛至之多少也者總此一經皆當依舊濛式用之也云薪蒸給炊及燎者次其祭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燔燎也知麤者曰薪細者曰蒸者左氏傳云其父析薪薪既云析明其大者曰薪其蒸不言析明其細也云木材給張事者次其祭祀而云木材給張事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等更無用木者之處案掌次云張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明據此所用故云給之薪芻也者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積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有牲牢米禾薪芻之等委人掌所供、唯供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次別之也云軍旅又有疏材次助禾粟者次助禾粟次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也云野委謂廬宿止有積委積之中有象



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其六鄉之內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者兵文承野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也云野圃之人所為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賓客據二百里此圃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圃故書傳云鄉之取於圃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若然田有澤澤中有蒲羅次遮禽獸故云野圃野圃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凡軍至館焉○釋曰言軍旅賓客者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故謂之軍旅之賓客也、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之

政音征注政讀至九貢○釋曰鄭破政爲征者不出注取於政教之政故破從征稅之征也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者案下文云次和邦國都鄙者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云地守虞衡之屬者按下文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屬皆云守故知地守是虞衡之屬也云地事農圃之職者九職任萬民使民事之故知地事是九職三農園圃之職也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此土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但諸侯九貢是歲之常貢則小行人春令入貢者是也其諸侯九貢皆民之地稅不貢王市取美物若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次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次地嫩惡爲輕重之瀆而行之掌其禁令注施讀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而利導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者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以厚薄解經嫩惡豐省之



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爲于僞反注以和至禁令○釋曰土均主調所景反國畿內都鄙之政令及五刑五禁與其施舍不役之等並須調和之使之得所也云禮俗喪紀祭祀皆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地嫩惡爲輕重之瀆而行之者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嫩惡輕重者地嫩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潛踰與下逼故禁令也○注施讀至萬物○釋曰云施讀亦爲弛也者上遂人注已云施讀爲弛故此文亦云禮俗邦國都鄙者上遂人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此士均和邦國都鄙俗者續也續代不易是知先王舊禮故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證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者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以厚薄解經嫩惡豐省

解經爲輕重之瀘也云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天有四時四時生者則將爲禮是合於天時也云設於地財者土地有財者有財爲禮是所設依於地之財也云順於鬼神者鬼神享德不享味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則鬼神不享若能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設地財則不合人心若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理萬物者若順鬼神合人心則萬物得其道理故可以理萬物也引之證行禮依地媺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瀘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注土化之瀘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相息亮反種章勇反注除種禾以外並同氾芳劒反李又音凡草人至之種○釋曰掌土化之瀘者即下經所云糞種是化土使和美○注土化至之屬



○釋曰云化之使美者謂若騂剛用牛糞種依地使美也云若氾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之故引令注亦引氾勝之術也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貆勃壤用狐墳壚用豕彊檗用黃輕爽用犬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綟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者墳壚黏疏者彊檗堅者輕爽輕脆者故書騂爲挈墳作蚡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强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蚡鼠也壤白色

蕡麻也玄謂墳壤潤解○蕡粉運反本亦作糞緹音低李丁奚反聶吐弟反墳符
粉反稾音眉潟其列反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九反音九李一音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李一又
音閭罌其兩反注同㯺本又作㯺呼覽反劉音檻蕡扶云反一音蒲悶反爂乎照反李音婦堯反源七絹
反鹵音魯貆宅官反解胡買反下同蚡符粉反〔疏〕凡糞至用犬○釋曰案禹貢冀州云白壤青州云白
墳兗州云黑墳徐州云赤埴墳揚州荊州云塗泥豫州云墳壚梁州云青黎雍州云黃壤九等與此辭闕
之屬爲九等不同一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
○〔注〕凡所至潤解○釋曰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者雖無正文以意量之用牛以羊之類不可以
骨肉明煮取汁和種也云赤緹縓色也者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故以縓赤當之也云潟澤故水處也者以
水鍾曰澤今澤云潟明是故時停水今乃潟故云故水處也云潟鹵也者潦水之處水以寫去其地爲鹹

鹵故云潟鹵也云貆貉也者案爾雅云貆子貉或貆故以貆貉爲一也云勃壤粉解者壤是和緩故爲
粉解也云埴壚黏疏者以埴爲黏以壚爲疏故云黏疏也云彊㯺彊堅者以㯺爲鹽故爲彊堅云輕爂輕
脆者爂脆聲相近故知爂即脆也先鄭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者此與後鄭義合也云墳壤多蚡鼠
也壤白色後鄭皆不從者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蚡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故還從墳
爲正謂潤解也又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白色解之故不從壤白色也

稻人掌稼下地〔注〕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疏〕稻人掌稼下地○釋曰以下田種稻麥故云稼下地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注〕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

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畔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畜勑六反注同蕩如字李吐黨反列祿計反注同澮古外反寫戚如字劉瑤故反芟所銜反町徒頂反去起呂反下同畦劉音圭又下圭反沈以豬至作田○釋曰所爲防豬之處皆畔音劣沈具鄭注○注鄭司至種稻○釋曰春秋傳者事在襄二十五年楚掩書土田濮以授子木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

此防偃同故引爲證也先鄭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去水也者以舍爲舍去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以澮是寫去水以舍爲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也

芟萊之注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萊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或憂羣反涸胡洛反沈注殄病至乃稼○釋曰春秋傳者隱六年五月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注云芟刈薀積崇聚也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引之者證芟夷爲刈殺之義也玄

易氏曰苦種、稻之有芒者。

謂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者此月令文引之證經夏以水殄草之義也云至秋水涸菱之者解經菱之義也澤草所生種之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芒種章勇反注同澤草至釋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同澤芒種○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者但水鍾曰澤者水故云草所生旱暵

共其雩斂註稻人共雩斂稻忌水者也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事所發斂○暵呼旦反斂力驗反注同此旱雩據夏五月已後脩雩者暵者旱之甚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釋曰稻人至發斂也○鄭意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穀忌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

共其葦事註葦以圍壙禦濕之物○圍音因之物○葦以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註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荊揚地圖九州形勢地宜麻○麻如字一本作麻李及聶氏亡皮反劉沈皆作麻音紀倫反案注辨土所宜荊揚皆言穀幽幷不應論獸紀倫之音恐非道說至宜麻○釋曰其九州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荊揚地宜稻幽幷地宜麻者案職方荊揚之州實宜稻幽幷之州並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宜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註地慝若瘴

曰春秋左氏有井闉閨壙之爲塞壙言禦水之物則是禦土與禦水義乖恐非也鄭知葦以圍壙所以豫在棺下用之或以抗席即也

蠢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慝他得反虺許鬼反蝮孚目反釋曰云若瘴蠱然也地慝至之屬。地所生惡物瘴即瘴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爲也云別其所有所無者若瞞方九州所有所無也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有也地所無者謂辨地物原其生生有時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先鄭云地慝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者此與後鄭瘴蠱義不同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也

王巡守、則交王車、注巡守至爲守。釋曰交王車者亦在國掌道地圖已下以四海爲守。行下孟反



之事鄭云行視所守也天子守土云天子以四海爲守者此解諸侯爲天子守土之義此中含二義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說四方所識

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

殺之二陵、疏誦訓至觀事。云掌道方志者志識也謂記四方所記識久遠之事以告王也云以詔觀事者謂告王觀博古之事也。釋曰云說四至二陵。釋曰左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故望之也襄叔子見師襄鄭哭于門送之曰管人禦師必於殺之二陵僖三十二年秦殺有二陵焉其南陵有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孟子之事故引之以證方志之義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注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避其忌則其方

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避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吾子行禮不求變俗○辟音避注同

惡烏路反正義曰掌道至地俗○釋曰誦訓又掌說四方言語所惡之事以詔告令王避其忌惡所以然者使王博知地俗言語之事故鄭云博事也○注方慝至變俗○釋曰引曲禮吾子行禮不求變俗者上士均云禮俗註亦引此文彼謂先王舊俗是禮事不變之此引不求變俗謂不變其鄉俗所嫌惡皆是不求變俗各證一邊之義故不同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正義王巡至王車○釋曰此亦與土訓同各以所掌以告王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注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若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爲守者丁爲反下爲亦同正義曰山虞掌至守禁○釋曰案下文林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注物爲至守之○釋曰但山內林木金玉鉛石禽獸所有不同每物各有藩界設禁亦不同云守者謂其地之民伐林木者也者案下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特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彼是其地之民占取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下文亦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濡戚如兗反又音桑正義曰鄭司至

濡調○釋曰先鄭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後鄭不從以爲山南爲陽木北爲陰木者按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注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忍音刃疏凡服至入之○釋曰服謂牝服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軸子貫之故謂之牝服也耜謂牝服卽車平較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者一木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云時入者以其須堅故須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注時斬材斬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疏令萬至期日○釋曰案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據萬民伐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注時斬至盡物○釋曰鄭云時斬材斬材之時也者正在十月也云有期日入出有日數者經直云有期日數蓋當有日數多少但無文不知幾日爲久盡物也凡邦工入山林而揄材不禁注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揄音由本亦作抽音同疏凡邦至不禁○釋曰上文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要在仲冬仲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卽取足之故也○注揄猶至日也○釋曰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又有日數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故鄭云斬四野之木可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不得

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彼注愛蠶食也凡竊至刑罰○釋曰此謂非萬民入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注爲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道路場壇○壇徒丹反或音禪若祭至且蹕○釋曰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云則爲主者謂主祭事者也而脩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注爲主至場○釋曰云爲主主辨護之也者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壝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櫻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其時用相禮儀者也云脩除治道路場壇者案司儀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恒主脩除謂掃除糞灑場謂埽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焉注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植時力反又音值珥如志反又音耳疏若大至珥焉○釋曰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虞莫萊草木於又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使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而珥焉當軍爲旜謂輸禽者割取左耳以効功也○注萊除至左耳○釋曰云萊除其草萊也者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建物此山虞是士不建物云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者案大司馬職一百五十步為一偏耳



易氏曰致禽而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平而祭也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獻獸于郊皆行祭神于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

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山多熊虎故得有旌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仝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三仞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注）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麓音鹿分扶問反下同（疏）林衡至其守○釋曰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注）平其至部分○釋曰經直言平其守明不平其稅而平均其守而已故云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謂部伍有多少遠近之分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注）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竊盜則有賞不則罰之○蕃扶（疏）以時至罰之○釋曰此時考校而計林麓以行賞罰者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時者罰之故注云不則罰之也

若斬木材則受濫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注）濫萬民入以時日之期（疏）若斬至政令○釋曰上山虞官會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則於虞邊受焉○（注）濫萬至之期○釋曰案山虞云仲冬仲夏及春秋是時之則號令萬民斬木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注）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疏）川衡至罰之○釋曰川注瀆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仝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滎澤滎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注）舍

劉執中曰時謂獺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禁以縱萬民漁焉。不平其守則淵潛不可得以遂性不舍其守則鮮食不可得以養民

其至戒之。釋曰此舍其守謂川衡之官時復巡行所守之民當案視其所守守人當於其舍申重戒勑之也。祭祀賓客共川奠【注】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奠音電下同鱐所留反蜃上忍反蛤古荅反【疏】注川奠至之屬。釋曰鄭此注皆據醢人及籩人而言案籩人職云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蠯醢蚳蠯是蛤則魚鱐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爲證川奠也言之屬者具有蠃醢亦是川奠故云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注】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當丁浪反後文皆同爲于僞反下注同【疏】澤虞至萬民。釋曰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此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注】其地至之期。釋曰以時入之于玉府者但萬民入澤雖無正文案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云謂皮角珠貝也者澤中所出無過此四物皮謂犀皮角謂麋角犀角珠出於蚌蛤蚌蛤在澤其貝亦出澤水故知之也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者亦如山虞職所云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注】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芹音勤茆音卯蔆音陵芡音儉【疏】注澤物至之屬。釋曰案籩人職加籩之實有蔆芡朝事之豆有茆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

證澤物之奠也言之屬者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喪紀共葦蒲之事注葦以至爲席○釋曰蒲以爲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疏若大至屬禽○釋曰萊所田之野一如山虞之職也○注屬禽至析羽○釋曰云屬禽猶致禽者案山虞致禽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效功此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故互見爲義彼此有其事故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云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者建析羽之旌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屬禁而守之注田之地若今苑也疏迹人至守之○釋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故知掌邦田之地政云爲之屬禁而守之者有禽獸之處則爲苑囿以林木爲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屬守之故鄭云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疏注令謂時與處也○釋曰云時與處者謂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是其時云處者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注爲其至多也疏爲其至多也○釋曰此謂四時常禁案音迷卵力管反疏月令孟春云不麛不卵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者彼以春時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佽漁罶之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時彼鄭注云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云爲其矢物釋經禁麛卵者

且害心多釋
壽矢射者也

## 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注 錫鉛也

○卅革猛反又號猛反沈工卅人至守劉侯猛反猛反錫星歷反鉛以忍反劉常忍反 疏 之○釋曰此金玉錫石四者皆在於山言地者卽山也爲之厲禁亦謂使其人守此地之民遮護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注 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

授之教取者之處○淡音直覽反本亦作淡 疏 若以至授之○釋曰取此四者雖無四時之文當取之日雍也亦有時故云以時取之○物地至之處○釋曰經云物故以占其形色言之云知鹹淡者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鹹淡卽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也 **巡其禁令** 注 行其禁明其令



##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注

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 疏

角人至政令○釋曰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並是角類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者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卉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骨角及齒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民益國之事者自此已上皆不言以當邦賦者皆文不具舉此一事餘可知並是省文之義也○ 注 山澤至麋鹿○釋曰鄭言齒角骨物者欲見不言川林直言山澤以其不出川林故特言山澤也云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者無正文鄭以意目驗而知之犀牛有角而象有牙是其大者也月令十一月麋角解五月麋角解是其小者也 **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 注 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浣戶管反度度上如字下待

立夫曰羽之用尚多

洛
反

羽人掌以時徵羽鷷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令注翮羽本○鷷戶華反疏羽人至政令○釋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注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縛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疏注審搏至之矣○搏除轉反又注同劉徒端反縛劉古本反沈除轉反箴之林反縛古本反劉音渾一音户本反李又基遠反近附近之近疏注審搏至之矣○釋曰鄭引爾雅說者規爾雅乃云審搏一羽則有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者只由一意所以爲百數之始是名相近既有十百數

諼一羽遂有名也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注草貢出澤蒨紵之屬可緝績者○蒨苦禹反紵直呂反疏掌葛至政令○釋曰所以徵絺綌於山農者以其葛出於山故也凡葛征者總結之也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以蒨紵出於澤故也經直言草貢不言蒨紵者設文以互換爲義故以其絺綌亦以葛草草貢亦是蒨紵者也

以權度受之注以知輕重長短也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疏注以知至受之○釋曰上角人齒骨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與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之便知斤兩長短故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茅如字劉音妹蒐所留反茅蒐蒨也橐音託又音如茢音列劉閭計反或音例【疏】注染草至之屬○釋曰案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橐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茢薽豕首郭注云本草曰薽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𤏡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則此橐蘆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紫茢者爾雅云藐茈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茈紫茢也言之屬者更有藍皂象斗之等衆多故以之屬兼之也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注】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染夏如琰反【疏】注時染夏之時○釋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夏爲五色至秋染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時謂秋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注】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疏】注灰炭至所出○釋曰灰炭既出山澤不云徵于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畧而不言也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荼【疏】注共喪至用荼○釋曰云共喪事者以著物也者即引既夕禮茵著用荼是也案既夕禮爲茵之囊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注】荼茅莠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

徵於山澤入於委人○畜勑六反蒭至委人○釋曰知掌茶所徵入委人者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竹所斂者衆故知此掌茶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

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階天子也○互戶故反蚌蒲項反御魚呂反本亦作禦○釋曰斂互物者以其互物是蜃之類故因類使兼掌之又云蜃物者共百事之蜃與下共闔壙之蜃別○互物至子也○釋曰云互物蚌蛤之屬者案鼈人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此後鄭互物蚌蛤者彼下文別有龜鼈鄭故從先鄭爲龜鼈至此別爲蚌蛤亦是有甲蒲胡故也云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者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壙門之外注云既窆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乃往施之竁中則未施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濕也引春秋者是成公之時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雖二王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之宜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註飾祭器之屬也

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白器如字劉薄覇反注飾祭至色白○釋曰經直云蜃器之蜃鄭總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蜃飾之知義然者案此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羔以爲蜃也此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脤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事也共白盛之蜃註盛

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灰云（注）盛猶至灰云○釋曰言白盛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案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若然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云今東萊用蛤謂之灰灰云者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以爲灰故以蛤灰爲灰云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觀古亂反樂音洛（注）囿游至之獸○釋曰鄭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者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麋鹿者往焉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蒐符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云禁者其蕃衛也

者即非守門者也其守門則墨者故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鄭云墨者使守門是也言離宮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先鄭云囿游將之獸游牧之獸者此與後鄭義異謂之游非人游觀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牧百獸（注）備養衆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鶴戶各反又作鸛古亂反（疏）牧百獸○釋曰此於小囿中牧養百獸言百者舉成數而言雖以百獸爲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注引漢之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爲證也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果菜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

蒲萄來自西域周時所名枇杷亦非

大江以西所有

立夫曰云國之場圃云樹之与任民者別疏恐誤

○枇蒲梨反或房迷反杷白加反【疏】場人至藏之○釋曰場圃連言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並言之也○【注】果棗至之屬○釋曰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以爲在地曰蓏在樹曰果則不辨有核無核則鄭不指定言不知義從何者案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掌之者此據祭祀賓客者場人徵斂之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注】享納牲○享許丈反劉凡亨音向後倣此【疏】享【注】納牲○釋曰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亦如之君然上言祭祀餘祭祀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食音嗣注同好呼報反【疏】廩人至稍食○釋曰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生穀故以九穀言之也○【注】匪讀至祿廩○釋曰破匪爲分者米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廬宿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云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者委人委積之文具於彼云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者此即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彼注好用燕好所賜予也云稍食祿廩者此即同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廩廩有數名春秋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鄭云廩則平常藏米之廩此不言御廩則廩中可以兼之矣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云亦有高廩又云萬億及秭注云廩所以藏粢盛之穗以其萬億及秭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計也○上下時掌反司稼疏以歲至凶豐○釋曰上職同數色主反注同疏下卽豐凶廩人之官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儉以治年之凶豐此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凡萬民之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疏凡萬至下也○釋曰此謂給萬民糧食之儉故云凡萬民之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人四鬴上也上謂大豐年也人食三鬴中也謂中豐年人食二鬴下也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儉鬴當今六斗四升卽今給請亦然○疏此皆至曰鬴○釋曰知此皆謂一月食米者計中歲須祿人食三鬴不得爲數月古今皆月給請故知

此皆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昭公傳晏子辭若食不能人三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殺所界反下注同疏若食至邦用○釋曰此卽穀梁傳所云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謂大凶年之時用如此儉也○疏就穀至有者○釋曰知就都鄙之有者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若民有不能人二鬴之民就賤當先鄉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凶乃出鄉畿外也故知就都鄙之有者也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糒音備疏凡邦至其食○釋曰此會同師役皆有軍人給糧食故須治之使均給之也○㊟行道至米也○釋曰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謂此稟人米也詩云乃裹糇糧是行道曰

糧謂糒也者卽尚書費
誓云峙乃糗糧卽糒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
爲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
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接依注音扱
扱初洽反劉初
輙反又差及反
李聶創㳡反【疏】注接讀至小用。釋曰此卽稾人
兼掌御稾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
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者此蠶米
與舂人舂之當頒扱與舂人無取於接義故讀如時
牲少牢云藏於神倉者也者據月令而言知不給小
用者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
地社稷先公敬之至
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注】政謂
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

易氏曰有王宮、有后宮、王宮之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宮、內宰均其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也、

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稾人其有空缺則計
之還入【疏】舍人至出入。釋曰舍人揔主給米之事
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不
得特多特少也云分其財守者財卽米也故喪大記
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爲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
守禁之所使頒與所使守之人云以灋掌其出入者
出謂米出於稾人以出給入謂其有空缺則還入稾
人皆當以灋不可虛也。【注】政謂至還入。釋曰必
送米與宮正內宰者此二官皆有宿衞之人須米料
之數
故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注】方曰簠圓曰簋盛
黍稷稻粱器。簠音甫或音
蒲李又方于反【疏】凡祭至陳之。釋曰
祭祀言凡則天地宗
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
廣之也。【注】方曰至粱器。釋曰云方曰簠圓曰簋
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
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

二升者旋人云爲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爲之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粱器者案公食大夫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鄭總云黍稷稻粱器也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注禮致饔餼之禮○筥姜呂反又音呂賓客亦如之者亦有簋簋實之陳之事故亦如祭祀也言實之陳之則據饔餼及饗食之時也云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者鄭云禮致饔餼之禮案聘禮曰致饔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于中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饔餼車米筥米芻禾所陳多少之事喪紀其飯米熬穀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實者唯盛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蜉蝣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飯扶晚反注同熬五羔反錯七故反蜉音浮蝣音遊下同腊音昔○釋曰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故云不忍虛也故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云彼據沐時所用今引證飯者但飯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是以士喪禮云具三實于笲稻米一豆實於筐據飯舍所用下即云祝淅米筥人受滿煮于垼外御者沐又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其三者用米同故引沐濯以證飯也但喪大記注士沐粱盛天子之士以其士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喪大記注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云皆四升者用米不同別

貴賤但人口大小同故知皆四升也云實者唯盈者士喪禮文故彼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是也云爇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者解穀所以爇之將殯設之者將爇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偪此惑之故云所以惑蚍蜉也引喪大記者見尊卑用筐穀多少不同之意云爇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鄭彼注引士喪禮曰爇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爇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菽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以歲時縣穜之種以共王**

**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縣音玄注下同穜徒直龍反下音六司稼職同見賢遍反㊟以歲至獻種○釋曰內宰注云先種

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是以先鄭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掌米粟之出入辨**

**其物**㊟九穀六米別爲書㊟掌米至其物○釋曰太宰九職有九穀月令有五穀今正言粟者即粢也爾雅釋草粢稷也其實九穀皆有○㊟九穀至爲書○釋曰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爲書釋經辨其物也**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九穀至爲主○釋曰案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

也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濛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猶殺也殺餘濛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疏)○釋曰知殺餘濛用是道路之委積者案上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濛用也則彼委積是濛用以此餘者爲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止之)彼餘濛用故鄭據遺人而言焉鄭云之者彼遺人注云職內邦之移用亦此也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注)大事謂喪戎(疏)○釋曰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喪事今此喪戎不言祀者此經云共道路惟軍戎及喪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言焉祭祀遠無過在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故不言祭祀也



司祿關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濛而縣于邑閭(注)鄭猶編也編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濛也(疏)○種章勇反注同(疏)○釋曰云司稼至邑閭○(疏)之時觀之矣若然春稼秋穡由稼而有故本之言稼也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濛(注)斂猶至也(疏)○斂力驗反注同(疏)○釋曰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以此出斂之濛○(疏)凶而出稅斂之濛至減半○釋曰鄭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年從正者年雖豐與中平一皆從正濛十一而稅之

也云凶荒則損者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于十一而稅之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鄭舉漢濂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可知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註均謂度其多少賙稟其艱阨興所徵賦疏釋曰詩云餅之罄矣維罍之恥詩刺王不能富分貧以是司稼既知民之禾稼多少則使之均萬民之食減取多者以賙給其急困者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云平其興者興謂徵賦特多特少是平其興也

**舂人掌共米物**註米物言非一米疏釋曰按上文倉人廩人言物者據米穀多者而言故鄭言米物言非一米是也**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註齍盛謂



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疏釋曰器實曰齍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故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苾可盛以為簠簋之實也**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註謂可以實簠簋疏釋曰下別言饔食則此言牢禮謂饔餼之米鄭云實簠簋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等侯伯車米三十子男車米二十非舂人所供故知惟謂簠簋者也於民稅故禹貢云五百里納米是也若然車米出**凡饗食共其食米**註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註釋曰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若然經云其食米則饗禮俱供食米也**掌凡米事**

**饔人掌凡祭祀共盛**註炊而共之疏釋曰鄭知炊而共之者以饔人主

以炊米而盛之共王及后之六食食於器今云共盛明炊而供之共王及后之六食註六食六穀之飯疏釋曰案醫師云和王六食六食即飯也膳夫云饋六穀六穀即六食故鄭合而解之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註謂致飧疏釋曰鄭知是致飧飧者下云饔食亦如之故知此是飧饔也饔食亦如之

掌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註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承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疏釋曰天子三朝路寢庭朝是圖宗人嘉事之朝太僕掌之又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鄭引今司徒府已下說義也云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者亦引漢濛說之謂以次當直留在朝宿諸直上以食供之宂食者宂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還宿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豪人供之因名宂食者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註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疏釋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子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及士庶子謂若宮正宮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國家饗養之則亦豪人供其食也掌豢祭祀之犬註養犬豕曰豢不於飽人言者其至尊雖其潘瀾喪餘不可褻也疏釋曰養犬曰豢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豢者見禮記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爲

禍是養豕曰豢也云不於饔人言其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者以其饔人所炊米爲祭祀及其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米之潘瀾戔餘亦不得褻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六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春官宗伯第三 疏 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注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

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辨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以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三爵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僉七潛反皆也俞羊朱反然也李一音由



秩音汝姓如字劉音紙大廟音泰下放此躋本又作躋子兮反升也父音甫釁虛覲反國釋曰云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釋曰云禮謂曲禮五者案禮也。注禮謂云是也。○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曰履儀禮是也踐而行之名爲體周禮旦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委曲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是以藝文志云帝王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是指此周禮爲曲禮也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通據下文而知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而引書堯典與帝曰者謂舜次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云僉曰伯夷者四岳同辭而對共舉伯夷也云帝曰俞者俞然也其所舉云咨

伯女作秩宗者帝舜命伯夷使爲秩宗秩次也言宗
伯主次序鬼神之事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
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
文五玉是諸侯所執五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
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
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
禮中含有五禮矣引國語者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
覲射父對此辭言名姓之後者孔服注以爲聖人大
德之後云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者孔服皆以爲
生謂粢盛犧謂純毛色牲謂牛羊家云玉帛之類者
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是也云采服之宜者服氏云祭祀之
所服色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者服
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云次主之度者服云
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氏
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
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
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

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
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特鄭子產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
之處草昜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
之所者孔云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孔又云
場祭道神會子問道而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
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
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
者爲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
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爲大
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
年秋八月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
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於大祖列昭穆序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
云逆祀也時夏父弗忌爲宗人逆祀者弗忌云吾見
新鬼大故鬼小躋升也謂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上引
之者證宗是宗人主鬼神也云又曰使宗人釁夏獻
其禮者此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

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者亦證宗人主禮也又引禮特牲者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衆兄弟及賓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云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所云虞書是虞濃秩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慶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大常是也者以代異濃殊禮有沿華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大常主之故云漢之大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幷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爲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爲證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疏】肆師至十人。釋曰此一經與下五十九官爲長此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此官可謂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揔掌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此並亦轉相副貳之事也。【注】肆猶至粢盛。釋曰鄭知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者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之等故知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粢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又云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粢盛之事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注 鬱鬱金香草

宜以和鬯○鬱於物反 疏 鬱鬱至和鬯○釋曰凡叙官不以官尊爲先後在以緩急急者爲先○鬱人爲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故其職云掌祭器故宜先陳也鄭云鬱金香草者王度記謂之鬯鬯卽鬱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鬯人所掌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注 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秅二米○鬯勑亮反秬其許反秅音孚 疏 鬯釀至二米○釋曰鬯人在此者案其虛實客以灌地此雖無鬱至於下經用鬯祭



亦尸所飲以灌地灌地者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於天故云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秅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秅一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秅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秅卽其皮秬亦皮皮復云秅既是皮復云秅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秅是一稃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注 雞人○釋曰雞人在此者案雞人職云共

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
蜀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

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鬱鬯也言爲尊之鬱也
釋曰在此者案職云掌六彝六尊之位尊彝是祭祀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彝亦至鬱鬯○釋曰彝亦尊者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耳云鬱鬯曰彝彝鬱鬯也者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鬱鬯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鬱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鋪普吳反又音孚藉在夜反

釋曰在此者凡祭祀先設席故其職云掌五席辨其用與其位故列職於此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筵亦席也

釋曰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莞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莞於奧是也○注筵亦至通矣○釋曰云設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故其職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故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釋曰天府在此者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府物至物然○釋曰云府物所藏者鄭摠解府義府聚也凡物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

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案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爲天府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註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疏典瑞○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下又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是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爲主在此宜也○ 王瑞節至璽郎○釋曰云瑞節信也者其天子所執者若受天之應瑞然其諸侯所執者若受得玉瑞亦如天之應瑞故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郎故舉漢濛而況之鄭意周時典瑞似漢時符璽郎故舉漢濛而況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註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疏典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凡官之所屬義有多種以宗伯主禮及祭祀之事故凡是祭祀及禮事皆屬焉此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禮記云古者於祿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故於春見之在此○ 王命謂至之書○釋曰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卽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疏司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典命已上得命卽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典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

屬而脩除以其職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注 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祧他彫反奄於檢反圖音守祧○釋曰遠廟爲祧案其職掌先王先公之廟祧

於驗反爲于僞反知音智昭上招反說文作伯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故列職在此有奄人同處故須奄人通美婦人爲之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也○注遠廟至奴也○釋曰遠廟爲祧有二祧亭嘗乃止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鄭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



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已下其廟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宜藏於后稷之廟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摠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先君之祧既拜以俟矣是也

奄如今之宦者漢以奄人爲內宦則名奄人爲宦奄人女奴有才智者亦若天官云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卽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已下依禮緯言若殷人已下依禮緯殷六廟與周不同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注 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

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女府女史
女奴有才智者○照反少詩註世婦○釋曰名世婦者以
其主婦人之事王后已下至女御言世婦舉中以爲名也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是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云每宮卿二人者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
人也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若然天官
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
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
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
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奄
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長秋亦
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
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
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其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
而不言耳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
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註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
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釋曰在
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並是助祭
之人故列職於此也○內女至之言○釋曰言內
女明是王之族內之女故云王同姓之女爲內宗也
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者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以其王之族內
士故兼言士也不言數而言凡故鄭云凡無常數之
女無定數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註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
外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比
外宗皆
王后薦玉豆賁玉豆籩亦是助祭祀之人

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外女至外宗○釋曰鄭知外宗是王諸姑姊妹之女者以其稱外明非己族故稱外宗外女也鄭不解有爵者已於內宗注訖明此亦是嫁與大夫及士可知也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疏冢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昭穆爲左右雖非祭祖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冢封至爲之○釋曰冢封土爲丘壠者案其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臣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墳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云象冢而爲之者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爲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陵爲之也



薛平仲曰禮莫嚴于始尤爲於終三代之于典禮之末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注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塋營疏墓大夫○釋曰案其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是掌天下萬民之墓地也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故鄭云墓冢塋之地者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在此者死葬之以禮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職主也疏職喪○釋曰以其主公卿大夫之喪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大司樂○釋曰大司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祖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注大司至之長○釋曰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鞻氏已上爲長者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注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司樂教樂同類是亦禮事故列職在此但小胥掌樂縣之灑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

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矇也

大師也眡讀爲虎眡之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瞭音了又力小反字林同云明也杜蒯如字劉音暑下苦怪反朕直忍反本又作朕或作脽劉又音睫瞍本又作瞍素口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云目有朕無珠子也先久反

注大師○釋曰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之等亦是樂事故在此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注凡樂至之瞍○釋曰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

此鄭欲解作樂使瞽矇之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者此乃師曠之徒亦無目者故引爲證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也其餘爲瞽矇也云眡讀爲虎眡之眡者易頤卦六四云虎眡眈眈其欲逐逐無咎是也云眡瞭目明者以其工故使有目者爲之也先鄭云無目眹謂之瞽已下案詩有矇瞍案尚書有瞽瞍於此云有瞽矇據此三文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而爲三等解之諸文皆瞽在上而矇瞍在下先鄭即以瞽爲無目眹當第一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脈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矇然有眹脈而無見也云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者謂目精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者謂之瞍案其職大師少師及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幷言之者以其大師少師爲長故連類言之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元同）

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阮典同）○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以爲樂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同陰至軍聲○釋曰同陰律也者對律而爲陽律也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謂諸文皆先云同後云律若陰陽亦先云陰之類故以同名官也引書曰者堯典之篇彼據舜之巡守於方岳之下命史官協時月也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定分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之斤兩六者皆定正之使依據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所引之文皆證同在律上之義若然無取於時月日及度量衡連文引之耳案孔注尚書律爲灋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爲陰律與鄭義別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 磬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鐘幷教縵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 鍾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而奏九夏以其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疏 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竽笙塤篪已下亦是樂事故列職在此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 鎛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之鼓亦是樂事故亦列職在此○注鎛如鍾而大釋曰如鍾而大者次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簴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注 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蔓菁之蔓玄謂讀如韎韐之韎○韎戚莫拜反劉李音妹味飲食之味如字又莫介反昧莫戒反又音味荎直基反劉直梨反李音姪著直略反又李張戚反疏 韎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韎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案鄭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鄭司至之韎○釋曰引明堂位者證韎是東夷之樂云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蔓荎荎著之昧者讀從爾雅也此後鄭皆不從之後鄭云讀爲韎韐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是以禮記壇弓云周人大事飲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註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疏旄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此經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蠻馬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即爲之故無數也○注旄旄至指麾○釋曰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爲旌旗之旄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人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若然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註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十二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夫者爲廢故曰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卿佐卒輕於正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爲繹祭故孔子爲經加猶以尤之但宣公乃有慙心於作樂之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之事也 疏籥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此經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蠻馬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即爲之故無數也○注旄旄至指麾○釋曰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爲旌旗之旄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人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若然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十二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夫者爲廢故曰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卿佐卒輕於正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爲繹祭故孔子爲經加猶以尤之但宣公乃有慙心於作樂之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之事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注）簫章吹簫以爲詩章（疏）簫章○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土鼓豳簫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簫章至詩章○釋曰案其職有豳詩豳雅豳頌是吹簫以爲詩章故官名簫章也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

鞻讀如屨也鞮屨四夷舞者所乘也今時倡踢鼓省行者自有乘○鞮丁兮反許慎云屨也鞻九具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鞮革屨也鞻者幹鞻乘旁昧反踢徒曆反又李吐雞反（疏）鞮鞻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鞻讀至有乘○釋曰此鄭讀從屨人之屨也案鄭注曲禮云鞮鞻無約之乘也此鞮鞻亦是無約之乘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爲四夷舞者所乘其屨無約一也云（注）時倡踢鼓省行者自有乘者謂漢時倡優作樂踢蹏之人行擊鼓省作聲者行自有乘屨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自有乘與中國不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注）

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疏）典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掌藏樂器庸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庸功至功焉○釋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左氏襄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次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藏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於民多矣何以爲銘引之者見其庸器之義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楯食允反又音允〔疏〕司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舞器祭祀授舞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干舞至舞也○釋曰云干舞者所持者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疏〕大卜○釋曰此大卜有下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在此者案其職曰掌三兆三易之等但著龜卦兆有生數成數之鬼神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問龜至之長○釋曰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故曰卜對筮問也謂有疑來問於蓍二者互見其義卜言赴來問之心亦先問乃赴筮言問者後亦赴來者之心也云卜筮官之長者謂與下龜人華氏占人筮人等為之長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工取龜攻龜〔疏〕龜人○釋曰在此者與卜人連類在此○〔注〕工取龜攻龜○釋曰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不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燋焌用荊華之類○華時䪻反燋哉灼反焌音俊又子寸反〔疏〕華氏○釋曰在此者鑽龜用燋焌故與大卜連類在此○〔注〕燋焌用荊華之類○釋曰案其職云掌共燋契卽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卽荊故云用荊云華之類者華所

以箠荅人馬用荆竹爲之此亦用荆故云菙之類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蓍音尸【疏】占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占龜筮亦占筮之類故列職於此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注】問蓍曰筮其占易【疏】簭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簭簭有生成數之鬼神故亦列職在此○注問蓍曰筮其占易○釋曰云問蓍曰筮者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卽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占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夢是精神所感注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達君志之術祝也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心之信此教育之本而後先馭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注】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愼云吾見赤黑之祲○祲子鴆反李且祗反【疏】眡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釋曰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是事鬼神之灋故列職於此也○注大祝祝官之長○釋曰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爲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疏 喪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亦是禮事及事鬼神之禮故列職於此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註 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甸音電後不音者同 疏 甸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從事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註 詛謂祝之使詛敗也○詛側慮反祝之又詛敗也○釋曰在此者反詛在呂反沈音叙 疏 案其職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禁之祝號亦事鬼神故列職於此注云詛謂祝之使詛敗也者凡言盟者將來詛者詛往詛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註 司巫巫官之長 疏 司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亦是事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註 司巫巫官之長○釋曰案其職云掌群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為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註 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疏 註巫至主者○釋曰巫與神通亦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案神士職云凡以神士者掌三祓之灋以禦鬼神示之居注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神士還是男巫為之故引彼以解此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注 大史史官之長 疏 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禮事及鬼神之事也故列職於此也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注 大史史官之長○釋曰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大史得與內史爲長者以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爲長是以稱大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注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瀆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馮音憑相息亮反注同宿劉息就反一音夙離力計反貸吐得反或音二



馮相○釋曰在此者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次職云掌歲月日辰之位故與大史連類在此○注 馮乘至不貸○釋曰云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之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云天文屬大史者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者證大史掌天文之事云宿離不貸者鄭彼注云離繫也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也謂其相與宿繫當審候伺不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注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疏 保章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故與馮相氏連類在此也○注 保守至之變○釋曰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

天文之變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八枋執國灋及國令之貳策命群臣皆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外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書外令及三皇五帝之書亦禮書之類故列職於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疏）御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贊書凡數從政猶



皆亦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御猶至多也○釋曰其職云凡治者受灋令焉幷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注）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巾如字劉居（疏）巾車○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疏）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疏）巾猶至之長○釋曰巾猶衣也者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注）路王之所（所）乘車（疏）典路○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及后之五

路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疏路王至乘車○釋曰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皆稱路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車僕○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五戎之倅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注司常主王旌旗疏司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旗之物名亦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釋曰九旗之別自王以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爲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注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皆是事鬼及禮事故列職於此○注都謂至食邑○釋曰案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此既掌祭祀不云都而云宗人者避大宮名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宮同名也秋官都家以名者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宮同名也秋官都家以稱士者以其主都家萬民之獄訟以告方士故謂之士士者察也取其察審之義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注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疏家宗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亦是其鬼之事故亦列職於此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注以神士者

男巫之後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疏凡以至之等○釋曰此神士還是上群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爲名無數者有卽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故列職於此

周禮註疏卷第十七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疏注凡以至邦國○釋曰

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畢言邦據王爲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爲說也○注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



見五禮皆重故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以吉至神疏釋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注事謂至有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已下經以禋祀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尚

臭煙氣之臭聞者燔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燔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實柴之禮云○燔音煩李又音煙燔羊九反本亦作樊音同積也燎良召反韗音風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棫音域樸音卜能也



來反下同以禋至雨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圜丘權反以尊卑先後爲次謂歆神始也○禋音因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燔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燔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燔得爲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加於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燔燎則亦用煙也然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畢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

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燔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玄言云夫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牲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寘柴者寘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



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止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爲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燭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尅爲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爲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爲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

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左旋爲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淇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車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辰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



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到也案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

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
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
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
元命包云紫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
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
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言之中天
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
其北極星下一明者名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
注云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
是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此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
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
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
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
堯典云欽若昊天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異說
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祀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
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

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
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
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則曰皇天尊而君之
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久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
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亥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
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
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昊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
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
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約人之說
事各從主耳若察干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
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
微宮之正直是人遂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

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禮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星辰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

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祀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者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榮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六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

肓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兼

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辜牲胃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貍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蓋反疈孚逼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向古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詔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蓐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竇音豆本亦作瀆下同嗇

〔手書〕李相卿曰、祀天神、祭地示、其時其地、詳見大司樂、而此經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主於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示之祭自不得以社當之、然此經序祭、有社無示、因徒鼓

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鄭有牛反
畷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畛畷無數又陟劣反
疏以血至百物。釋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注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貍沈與疈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摠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illegible]

〔手書〕人職、當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亦云社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祀諸神、祀地之外不著社稷、大司樂亦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于祭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此乎彼此互見、而示祭社祭、禮之殊也。魏高貴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于上下、故另郊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

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

*社之示、牽社則其礼達于上下。則牽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社祭、亦以其礼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鼓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此說較之賈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爲長。于理而合于經也。祭法王有大社、又有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

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爲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况疈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七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京師之地示、說者曰屬通竊意大社立于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因可務大、王者無外。社祭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礼惟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先師謂中之方鄉與周禮皆集註*

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黎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下火土亦性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爲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

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饰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沈祭山林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川澤有水故埋之以其山林無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瞿瞿牲體者皆從胃臆解析之故以胃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

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田大夫郵表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貓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貓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

碟牲之事也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注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烝嘗

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

疏 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陳一祭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摠用袷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袷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宗廟至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一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

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體解而燭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燭之後燔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體解而燭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酳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尸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灌者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祼之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爲終故此攝始也郊特牲曰鬼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獻吸出入之氣爲魄耳目聰明爲鬼人死魄氣歸於天爲陽形魄歸於地爲陰祭時作樂爲陽是求諸陽灌地爲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知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燭燭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其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明祫亦有之祫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祫亦有之祫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著



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爲終故此攝始也郊特牲曰鬼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獻吸出入之氣爲魄耳目聰明爲鬼人死魄氣歸於天爲陽形魄歸於地爲陰祭時作樂爲陽是求諸陽灌地爲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知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燭燭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其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明祫亦有之祫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祫亦有之祫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著

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小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三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



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爲祫禘從三年喪畢後爲始之意也從禮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祈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禋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禋血與祼爲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熟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熟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熟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注哀謂

救患分烖凶禮之別有五【疏】以凶至之憂○釋曰此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烖從後以物哀之也○【注】哀謂至有五○釋曰云哀謂救患分烖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烖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烖討罪者救患卽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烖謂若宋烖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烖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幷代引之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舍禭○舍戶暗反本亦作唅禭音遂【疏】注哀謂至舍禭○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



者服焉疏者舍禭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舍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舍法若小功以下有舍幷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舍禭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舍且賵士喪禮君使人禭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舍禭也以荒禮哀凶札【注】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謂疫厲○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疏】注荒人至疫癘○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爲目下云凶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爲目以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爲飢饉不爲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

除爲妨民取蔬食也皆爲貶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日食黍稷稻梁亦貶於飲酒亦不樂君亞互見爲義也云札讀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以弔禮哀禍栽注禍栽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爲火于爲反下荀偃爲同注禍栽至之道○釋曰禍栽謂遭水火鄭知義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栽當水火二事爲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爲淫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以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



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禮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同注同盟至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爲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禮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禮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摘禮之是也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爲證也案左氏傳爲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之也若然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以恤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

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疏亂○釋曰云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爲說故鄭
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者案文
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又成公
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
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爲
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諸問安不
已以賓禮親邦國疏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
八疏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鄭還
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下云相朝聘之義是
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曰間之者是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

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
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
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朝直遥反注下不出者皆同遞音遞下同猶朝張遥反疏釋曰云此六至則徧○
音遍下同猶朝張遥反疏釋曰云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爲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爲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爲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爲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爲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爲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耳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勤時者非謂時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鄭云爲壇合諸侯是也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協而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時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爲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中春夏行朝宗於王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

諸侯既不順服明知

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賈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

（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

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以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為一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覜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年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以軍禮同邦國【註】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僭子念反沈創林反差初佳反沈初宜反【疏】註同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鍚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註】用其義勇【疏】註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若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勇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註均其至憂民○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

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申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爲習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疏注築宮至强弱。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邑也詩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强弱者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强弱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因所以合聚其民。疆居良反疏注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大封爲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則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是也以嘉禮親萬民注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彼列反注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入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注云親者稍疏者稀假令如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存以昭穆而不可殊殊異



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質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親其恩成其性○冠古玩反注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親其至成其性○釋曰案昏義昏姻迎御輪三周是婿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己是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射禮雖王亦立賓

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
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
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
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
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注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
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爲賓主案
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
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
爲王已後亦有以臣爲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
朋友明據未爲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
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爲世子
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康
誥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
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



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爲朋友則此朋
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
辟者證諸侯爲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爲賓射相親之事也以鄉食燕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注賓客謂朝聘者疏注賓客謂朝聘者○
釋曰此經鄉食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
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鄉食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
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
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
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酢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
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
客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
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上忍反膰音煩疏注脤膰至
歸脤○釋

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脤膰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左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各曰膰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鄭義耳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脤引之證同姓有歸脤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脤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註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註異姓王昏姻甥舅舅疏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也註異姓至甥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女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女與之則爲甥主娶女來

則為舅總是昏姻之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註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九至之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濫也註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乃正則不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註始見命為正史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釋曰云壹命如字疏。註始見至職事。釋曰云始見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命士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司農云受職治職事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命故以士解之也再命受服註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註鄭司至弁服。釋曰先



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謂之職爵祿有也再命受服謂之服爵祿有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敢矣而復列於車馬於君故也及車馬之義非三命不得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謂之卿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

東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司農云受職治職事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命故以士解之也再命受服註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註鄭司至弁服。釋曰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再命受服註鄭司

卿再命者、猶乃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特賜者不在此例、四命受器、……卿受祭器於其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爲有列位於王、四命……也、見職……之秩品篇

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爲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爲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爲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爲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凡差說云士則爵弁服若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

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爲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爲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爲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注】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疏】注鄭司至三命○釋曰先鄭云受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爲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卿與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兄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

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以其但再命已下畢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之士同稱士卽爲王臣也四命受器註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圖鄭司至四命○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爲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後爲祭服後爲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假之使足至四命卽具有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



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約典命文五命賜則註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以上時掌反注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爲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可及伯卽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

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爲五十里者故也

## 六命賜官

注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使



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虐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先悉薦反下先時同後胡豆反

注鄭司農云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爲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爲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爲王卿大夫其尊加故以爲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並入爲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爲王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

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封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爲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皆稱曾臣言先後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七命賜國（注）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流）（注）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凭鄭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卽七命是侯伯之國者也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二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流）（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於郊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衞伯鄭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爲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此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詞）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卽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流）（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伯（注）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二命爲二伯

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杜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卽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專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長也是一方之長也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注】等猶齊等也【疏】注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為揔目有此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為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卽王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注】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疏】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特所執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為瑑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注】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疏】注公二至九寸

○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所執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之桓楹按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是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麗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申下孟反注信當行下注同

○釋曰鄭必破信爲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爲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爲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麗縛耳者縛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爲飾若不麗縛爲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麗縛爲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爲義既以人身爲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注穀所至國也○釋曰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

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摯音至注同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爲摠本或作贄
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主也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玉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爲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爲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爲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聘皆執摯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

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鬬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衣於既反與音餘注皮帛至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爲主文兼諸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

璧色當是青色如水蒼玉也

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爲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爲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之但皮與帛爲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爲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爲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鶩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鴨是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雉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爲君與其巧作商或爲君與販來去故執雉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覿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

圭是也○坐才臥反後神坐放此植音值又時力反又音置注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幸乃後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爲三壇同墠又爲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植圭以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注此禮大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



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坻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少昊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黃音黃混戶本反又作崑音昆崘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注至半見○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青圭已下有五天帝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

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崐崘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崘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



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圜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圜也云琮八方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圜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薺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虎形猛蠶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

經神不見中央合摳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放方往反

注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注幣以至酬幣○釋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尊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注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

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爲制于僞反其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涇洏如字本亦作俟滌徒歷反邪似嗟反道人音導悍戶幹反劉音旱戚音胡扳反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德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證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殖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潛盜故制中禮以防之檀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爲中

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知殖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饔餼醯醢在碑東醯在碑西醯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之義也而此云殖物陰者此以動殖相對故動爲陽殖爲陰彼以醯醢相對故醯爲陽醯爲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爲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注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章勇



反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燕丹允諧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注**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上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爲二以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爲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又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爲鷹之

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爲鴽雀雉化爲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謂既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省本又作眡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鑊戶



楊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必生而已凡在祀典而向於其主之類皆是也通祭之鬼

郭反盞音淺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此涖古愛反本或作眡亨普庚反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生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亨牲之鑊云奉玉盞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盞謂黍稷天地當盛以黍簋但盞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

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太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盞注云玉敦盛黍稷以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盞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后設之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盞不得別釋也大宰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盞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饋享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饋即饗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成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云辨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



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音預下同）（疏）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鬯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注）薦徹豆籩王后之事。（疏）凡大至籩徹。（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

立夫曰疑載即再也

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果音祼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放此【疏】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祼而酢此再祼者有后祼則亦攝爲之內宰贊之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皆無后祼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爲之。【注】載爲至爲主。釋曰知代王祼賓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祼與此祼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爲祼即是直祼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爲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曰擯必刃反本或作儐同紂側其反【疏】朝覲至如之。釋曰朝覲會同即兼四時朝覲云則爲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賓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爲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爲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爲位哭之大宗伯亦爲上相與王爲擯耳。【注】相詔至紂衣。釋曰爲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爲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曰擯者據大行

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傳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爲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爲承擯案覲禮喬夫爲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孤卿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爲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明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前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衰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絰衍字以其遥哭諸侯著爵弁衰而已不加麻絰於衰爵弁之上也

**王命諸侯則儐**

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



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假音格至也依於崑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儐音賓進至祭焉○釋曰云知儐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爲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

延之下命字疑衍

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著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此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傳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凶謂



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遶祭之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若神也黎所食者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

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摠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吉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頒音班

注頒讀至采地。○釋曰云頒讀爲班者鄭於周禮書頒皆讀爲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



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都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爲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二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周禮註疏卷第十九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右社稷左宗廟之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鼎大鼐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疏小宗伯至宗

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衰晃先公驚晃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庫門至卽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宇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燻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子集反玄兆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兆爲至北郊。釋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遺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王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玉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

案上注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爲五嶽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弁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以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大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王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於西郊者月生於西也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搖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也



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左傳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注順其所在疏兆山也

禁令與其等用注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軍賓嘉疏注用等至賓嘉○釋曰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
至其方○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掌五禮之

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凡鄭云五禮吉凶軍賓嘉者大宗伯職文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昭常辨廟祧之昭穆○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據云廟祧之昭穆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大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大祖為祧也○（注）祧遷至曰穆○釋曰案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也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



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數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辨吉至之禁○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今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五服至之服○釋曰案尚書五服五章哉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為五也掌三族之別以辨

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三族謂父子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適丁歷反注掌三至政令○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緦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子○注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爲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以五爲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爲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父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同緦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政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悉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宮伯職云掌上庶子又有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總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注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豕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戚如字劉莫報反注毛六至奉之○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鄉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

前頌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率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毛注至主豕○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馬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

## 六盛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注盛讀為粢

## 辨六粢之名物以待果將

注六粢雞粢鳥粢犀粢黃粢虎粢雉粢果讀為裸○犀音假又音嫁雉音誄又盧水反注六粢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主賓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灌

##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注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犬尊山尊○獻素何反著直略反注辨六至賓客○釋曰案司尊彝唯為果及大音泰注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



四以齊為聲從血不如從米故讀粢也云六粢黍稷粱麥菽者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菽而言

##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注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果讀為裸○犀音假又音嫁雉音誄又盧水反注六彝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主賓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灌

##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注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犬尊山尊○獻素何反著直略反注辨六至賓客○釋曰案司尊彝唯為果及大音泰注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

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鄭人云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畧而不言。注待者至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畧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

## 掌次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

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注鄭司農云掌次至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得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衮冕即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祭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王以至庸。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



## 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注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爨之事次序之時注鄭司農云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即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饗爨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鑊一也

## 奉玉帛以詔號注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注鄭司農云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禋之等祇高作龜者是也。注號神至大封。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祀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禋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禋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卜文不言

大遷者引文畧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晩早備謂饌具。饎昌志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

疏大祭至于王。釋曰此云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齍卽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注逆齍至饌具。釋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孰亦須鑊鄭不言畧也云時薦陳之晩早者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晩早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卽堂東所陳陳備卽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注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瓚才但反

疏注將送至璋瓚。釋曰凡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祼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者是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君

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言相祭祀之

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小禮群臣之禮（疏）詔相至宗伯○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故鄭云群臣之禮云凡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止也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注）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賜卿至則儐○釋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注）賜猶命至服也○釋曰云賜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賜命相將之物故覲禮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



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幣（注）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齎子兮反（疏）小祭至之齎○釋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注）謂所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尊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故云受其幣之齎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

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祓芳勿反劉音廢從才用反齊側皆反若大至主車○釋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反征伐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有司至將行○釋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爲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在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 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與祭與執事同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

謂五嶽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絶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事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群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群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甸音田出注下甸役若大至頒同饁于輒反劉于法反疏○釋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歆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至分之○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群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群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大

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
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
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讄音誄【疏】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
神示。釋曰云大烖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神祇。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
至禱祠。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
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
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
帥者御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是以鄭君歷而言之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
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王崩
大肆以秬鬯渳【注】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
渳爲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渳亡婢反杜
音泯亡忍反李亡辨反【疏】鄭司至伸之。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肆字故後鄭就足之特
解肆爲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爲陳爲伸故也必用秬
鬯者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
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
渳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及執
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執事大祝之屬涖臨
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
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
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斂力驗反下及注同稱尺證反【疏】執
事至相助。釋曰鄭注執事是大祝之屬者案大祝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云親斂者
蓋事官之屬爲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
官又主功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

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猶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按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瞽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故此異族據繫而言之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制色宜齊同

縣衰至之外○釋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按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縣衰冠大僕云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髽笄總廣袤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



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及執至哭之○釋曰此文承不冠之下下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執事至代之○釋曰鄭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爲是工巧之事梓人匠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摠主人工事故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結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決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毛爲毳皆

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竁聲如腐脆之脃○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鋭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脃誤劉清劣反或倉没反字書無此字但有驟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驟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脃音卒脃者牛羊腊驟者奚易破恐字誤窣如沈解義則可下葬至如之○釋通聲恐未協脃已下皆非鄭義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卜墓之塋兆故云卜葬兆也云甫竁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爲壙故云甫竁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兆墓至之脃○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非以爲龜兆解之此兆爲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大夫讀竁驟皆爲穿此經唯有一竁而云皆者下冢人甫竁皆爲穿也杜子春讀竁爲驟驟亦是穿當時有此語後鄭從之故云皆謂葬穿壙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竁驟聲如腐脆之脃者時南



陽郡人名穿地爲竁驟竁之如腐脆之脃則以竁驟爲脆也既葬語相喪祭之禮注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曰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釋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檀弓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鬻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爲大遠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

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爲虞祭又爲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隔戊日巳日爲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爲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日則隔癸日爲祔祭是士從始虞至祔日總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哭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註 成葬位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正其位



立墳已訖以王之靈柩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記於此上故祭后土之神使曰成葬位已封也者案彼有位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主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后土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

註 成葬至爲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杜子春讀肄當爲肄肄習也故書肄爲肆儀爲義今時肄司徒府也小

肆儀爲位。與始主之者文亦是也。既裁。即上文所謂大裁。上之禱祠。與之肆儀爲位。亦文亦是也。



宗伯主其位。肆以志反習也沈音四李似二反疏凡王至爲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爲位者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而爲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也國有禍烖則亦如之注謂有所禱祈疏國有至如之。釋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注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凡天至爲位。釋曰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注禱祈至爲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爲之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爲之者小禮者群臣攝而爲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注佐助也疏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爲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牷音全疏立大至用牲。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禋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注鄭司至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

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
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
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
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
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
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
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
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
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
已於酒正云次祀鷩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
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
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以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
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
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
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亦既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
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
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蓋

易彥祥曰小子職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祈珥共羊牲、与此文同、是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後鄭並改祈爲刉、且以珥當從血爲衈、引雜記釁羊之說、於羊人小子職釁積釁邦器軍器、皆直謂之釁、不應以兆始成之釁獨謂之祈珥、劉執中義云珥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災○今從之周

有禮神幣帛而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及其祈及注禨同巨既反或區依反衈而志反注衈同

除　正

刲苦圭反夾室古洽反劉古協反【疏】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卽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其刲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卽曰刲用羽牲卽曰衈○【注】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衈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爲進禨之禨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禨鄭以爲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爲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爲衈者經言珥是王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爲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禨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衈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職

立夫曰經云繫于牢注引監門誤　正

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釁血傍爲之以釁衈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刲衈則奉犬牲毛牲曰刲羽牲曰衈此刲衈正字與若然刲既正字而讀從進禨者且從故書禨音耳至士師別爲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釁衈是取血以釁之事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注】展省閱也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職劉之弋反戚音弋注樴同監古銜反【疏】大祭至職人○釋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爲樴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爲樴爲聲謂置臬之時樴樴然作聲故讀從樴可以繫牲者也云此樴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樴人

是此二官也言此職人對彼職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職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注）宿先卜祭之夕（疏）凡祭至如之○釋曰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凡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鬱鬯相治小禮謀其慢怠者（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鬱者所築鬱以祼也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徼識也鄭



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果古亂反下同鬱音煮相息亮反下祼同其禮及注同剽芳遙反或祊反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凡祭之至怠者○釋曰云祭之日表齍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徼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旦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鬱者謂於宗廟有祼案禮記雜記築鬱以搗柞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沸之而祼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群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注）粢六至爲鬯○釋曰爾雅云粢稷也彼特訓粢爲稷者以稷爲五穀之長其摠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據六穀爲粢故鄭云粢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菰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爲鬯者此言築鬱人云祼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煮和秬鬯之酒沸以祼神及賓客故二鄭

俱言之云皆謂數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數識也於六案之上皆爲數識小旌書其黍稷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蓋覆之飾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目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注）兆壇塋域（注）○掌兆至禁令○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注）兆壇塋域○釋曰凡爲壇者四面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者域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位筵几築鬱（注）此王所以禮賓客（疏）大賓至築鬱○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大宗伯云太賓客攝而載祼則此官主以築築鬱金煮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沌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此王



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鬱宗廟神也贊果將（注）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疏）酌鬱至載祼○釋曰此據大宗伯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大朝覲佐儐（注）爲承儐（疏）（注）爲承儐○釋曰此言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儐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共設匪饗之禮（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脯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饗於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貢反食音嗣下同誤與音餘下侯與同（疏）共設至之禮○釋曰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設於至致饗○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

在廟其器不用匪饗今言共設筵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匪從筵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筵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筵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饗食授祭

祭肺注授賓祭肺○釋曰饗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與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注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與祝至及郊○釋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于畺及郊

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畺今先言畺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文以見義也注侯禳至十里○釋曰知畺五百里者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云東郊也

大喪大湔以嘗則築鬱注築香草煮以為嘗以浴尸香草鬱也疏大喪至築鬱○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嘗湔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嘗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今外內命婦序哭注序使相次秩疏今外至序哭○釋曰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鄉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注序使相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

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註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爲夫于僞反下爲取同註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内命男女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



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内命男及内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註外命至制云○釋曰云内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内爲内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其妻摠爲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爲内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爲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

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告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時有服卽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注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甸音田凡師至下大甸同陟爲位。釋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被社纛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受

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卽在亞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祭于山川亦如之

注 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

社設奠於牧室。造七報反注造徇類造至之事同牧咸音目劉音茂疏○釋曰上經用牲於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注造徇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於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徇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故鄭云爲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郎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



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郎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郎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凡

**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爲工

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疏凡師至主車○釋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爲社之石主遷廟本主也○注助助至所得○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獻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郎大司馬奉

之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蛇或曰黃帝○鄭音陌後表貉皆同（疏）凡四至爲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蚩音尤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馬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爲位而祭也○（注）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冀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德帝以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

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色銜反（疏）嘗之至之芟○釋曰秋祭曰嘗以其昨側百反物新熟可嘗而爲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涖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太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寵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芟至澤澤○釋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治田以稼種

故弁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戒**（注）秋田爲禰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禰思（疏）禰之至之戒○釋曰謂肆師正當出浅反

（注）秋田至之備○釋曰秋田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蒐夏苗泣卜來歲之（疏）禰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

戒必於秋禰之日爲戒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也

**泣卜來歲之稼**（注）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社之至之稼○釋曰類上文葬禰是秋則此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禮薄

**社之日**

立夫曰注引月令謂歲時祭祀之一隅非祭社一隅也疏誤



者稼者秋禮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社祭至所宜○釋（疏）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國人祭**（注）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禜音詠酺音蒲又音步（疏）大故至禜酺○釋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禦祭酺皆是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禜及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所祭之事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歲時至如之○釋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注）月令至一隅○釋曰凡言歲時者謂逮之門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

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注相其適子 疏注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注治謂如今每事著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疏凡國至宗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 謹習其事也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祭伯之禮 疏凡國至之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祼器 注祼器謂彝及舟與罍 疏注祼器至與罍○釋曰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又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罍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祼玉是也故知祼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鬯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鬯中子遙反劉音同本又作鞘音同李又卽脩反 疏凡祭至陳之○釋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祼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祼則大行人云公再祼之等是也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

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煑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煑之者見肆師云築鬻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煑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注 祼玉謂圭瓚璋瓚

疏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釋曰此祼玉即圭璋是也故玉人與典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祼玉謂圭瓚璋瓚○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太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注 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

疏 詔祼至其節○釋曰云祼將之儀者卽是奉玉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卽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至之時○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凡祼事沃盥** 疏 凡祼事沃盥○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社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 注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造七報反下同併薄冷反襢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

疏

立夫曰上已言濯之

注肆器至夷盤○釋曰肆訓爲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禫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註遣奠之彝與贊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貍亡皆反遣奠至於此○釋曰知葬共祼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惟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一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席爲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尸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罩之卒爵而飲之註罩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小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與出宰夫以篚受喬黍主人舉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繙事相成○罩古雅反嘏古雅反酳依字音胤繙音煩大祭至飲之○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

者謂王酳尸後尸嘏王之節也○注罍受至相成○釋曰鄭知罍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罍殷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罍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罍爲受福之嘏也云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爲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户尸食訖王酳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續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筵坐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户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內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商黍者商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尊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



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替祼尸首即上文替祼事詔祼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牖繩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牖繩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罍人掌共秬罍而飾之**注秬罍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罍人至飾之○釋曰云掌共秬罍者此直共秬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有巾冪明秬罍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壝

謂委土爲墠墠壇所以祭也大罍尨罍○壝唯癸反劉欲鬼反罍音雷或郎追反墠音禪注壝遺謂至尨罍○釋曰壝謂委土爲墠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爲壝於

中除地爲墠墠壇同墠之類也此經
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
而言也知大罍是尪罍者尪人爲尪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尪取質器之意也禁門用瓢瓚
註禁謂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
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禁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
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社子春
讀齎爲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爲齊取其
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瓢音詠瓠蠡反齎音齊在反蠡力弟反或郎戈反去起呂反柢音帝
疏禁謂營鄭者欲見祭神非一知

取營鄭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
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
產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
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禁是營鄭而祭
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
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齎讀爲齊者以其割齊爲盛器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廟用脩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臨事用散
註祼當爲理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
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
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
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

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脩音卣羊久反又音由中鐏也祼音理出注概古愛反韴字逼反散素旱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反曰合音合本亦作合漿如字本又作將疏注祼當至曰散。釋曰鄭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農云脩讀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讀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祭不同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爲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

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爲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爲上罍爲下者欲推出卣爲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爲上罍爲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爲

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音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卽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注】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設斗依注音主【疏】【注】斗所至爲徽。釋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爲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爲莊飾義也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給淬浴。淬七內反【疏】【注】給淬浴。釋曰鄭知主齊以鬯爲洗浴以甚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凡王弔臨共介鬯【注】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幣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被皮彼反又皮寄反爲執于僞反與音餘畛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疏】凡王至介鬯。釋曰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以尊至進鬯。釋曰云以尊適卑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以尊適卑解之引春秋者昭三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卑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

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爲被似若春秋被練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摯天子鬯者彼摯下與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已下爲目此天子以鬯爲摯君卿羔之類但天子尊不自執使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擅弓曰者此亦下曲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某字也

#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黝於糾反騂音星疏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大祭祀夜嘑旦以鼖百官註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嘑火吳反本又作呼鼖古弔反警音景疏注夜夜至夙興○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

漏刻之義具挈壺氏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注象雞至告之○釋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朝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庭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



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凡祭祀面禳釁其雞牲注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爲徼徼○禳如羊反注凡祭至羊反雞牲○釋曰云凡祭祀面禳者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注釁釁至爲徼○釋曰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已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云釁讀爲徼者亦謂以徼爲節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注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謂及醴齊之屬○沛子里反下同齊才計反下文注除齊語齊人並

同【疏】司尊彝至其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爲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罍尊不言者文略也。【注】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涗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饗人職曰凡舉掌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神之所飲也詩曰斬之鞏矣維罍之耻掌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蜡讀

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
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
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
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
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
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
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卬鼻
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
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獻同斝音稼著直略反注同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下文朝[illegible]同

音謀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盎烏浪反琖莊產反酢才洛反卣音酉又音由本亦作攸蛇虺上音蛇下
許偉反射隼食亦反下荀尹反禺音遇劉音偶卬魚丈反又五剛反[疏]春祠至昨也。釋曰此六者皆
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
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
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
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
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
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
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
與三酒幷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
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祫
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
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
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祼謂至之形
。釋曰言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
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祼焉是祼有二此言主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是也后祼之若然非直瓚祼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又酳用瑤爵皆瓚之引郊特牲者證祼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祼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祼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爲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入豆入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牲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祭



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獻王酳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加豆籩者案臨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酳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未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酳尸後節也是以云

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殽鄭注云體解而爓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醓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爲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酳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云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尸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若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祼



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爲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爲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圭爲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觶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酳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云雞鳴喪烏喪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報不得爲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

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酮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實長臣果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實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爲況也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爲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爲野享之義也云尊以祼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祼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祼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罍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罍是酒尊之義云罍讀爲稼稼舞盡乘於義無取故破從



稼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證雞彝是夏瀹罍彝是殷瀹黃彝是周瀹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即犧象之屬爲中罍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祫禘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壺爲瓠之匏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爲證也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無正文鄭以既爲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爲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按祭濩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墠壇有禱焉祭之無

禘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瀹謂之月祭故祭瀹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曰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瀹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幾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蜼禺蜀卬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繹獸中爾雅云蜼似獌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汭瀕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墨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墨之字於義無所取

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繹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策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蜼而已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為數齊為盛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儀多也涚酌者梳枇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盛讀皆為

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沇于清汁獻沇于醆酒縮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



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沛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鬯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沇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爲齊側皆反劣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臥反醆莊產反棜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醳音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六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罍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云獻讀爲儀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爲沛酒之禮而司農皆不爲沛酒禮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盎讀皆爲齊和之齊

鄭注酒正爲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爲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醆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醴禮運醆以醆當盎處即一物明醆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某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沸酒濿難解故釋此經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沸之使可酌故爲明酌也云醆酒沇于清者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沇謂新亦謂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沇酌之以盎齊欲沸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沸沇使可酌故直云沇于清也云汁獻沇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沇于醆酒者以鬱鬯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沸之



云沇于醆酒也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沸酒之濿故舉當時沸酒之濿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也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沸之但云醳酒即事酒也令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多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沸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沸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沸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沸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以沸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爲二等沸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舜卣罍三等之尊此見沸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知凡酒謂三酒非一故摠凡也云脩讀爲滌灑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爲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其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釋明酌清酒

酳酒涕之皆以舊醉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濯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涕酒次第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次第爲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若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云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即此大事是祫可知也大喪存奠舜（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朝明將向犢爲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音丁）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舜尊盛鬱鬯唯謂祖廟之早晚無文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舜尊朝夕酒有省之意也大旅亦如之（注）旅者（疏）注存省至徹○釋曰大喪之奠有



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舜則陳之不即徹（疏）注旅者至即徹○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大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舜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若云亦如之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昃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按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祼此得用舜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祼耳也

##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彫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繅音早（疏）注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其玉彫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昔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

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
彫几已下非王所憑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
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彫几諸侯
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爲神
也云五席莞纂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葦席席
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
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
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
虞庠祀先王在廟奥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旬謂
侯國已下亦若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
經云名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繅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繅也左右玉几注斧謂之繅其繢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繢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析枝席有次列成文○來朝朝見之類放此繅音甫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下同爲王于僞反下爲布同豳彼貧冬緣悅絹反藻音早下同馮皮氷反駿反注凡○王凡大至率音律釋曰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

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扆之處設黼即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柲爲邸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柲後柲以此斧柲置於扆鄭以黼扆名也云依前南鄉設筵踖已下以席二重也凡數席之禮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數陳曰筵筵舒之曰席○注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及諸文多爲斧字者若據繡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繡白黑文者繡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爲質者絳帛射記云凡畫者毋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



毋質也云其制如扆風然者扆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扆風而爲況也引注釋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牖戶間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爲黼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均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卜偏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鞶鞶厲游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爲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紱有文章而狹以爲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況之也云畫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爲之文也云

次席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枝竹爲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祀先

主昨席亦如之註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至如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謂王酳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註鄭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士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禮者若讞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



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按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禮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酳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按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註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濡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繢胡內反濡本或作儒又作擩同如兗反疏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

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繢畫至神宜○釋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卽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云不莞席加繅者繅柔需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繅以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以其繅柔需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卽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者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註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疏昨席至○

釋曰諸侯酬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凡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次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聘禮將賓

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莞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饗故不與祭祀同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注 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甸音田注同 音義 甸役至右漆几○釋曰甸役

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凡每敦一几** 注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

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萑音丸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導 注 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

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葬如葬而細者詩云葬渭渭同類之物但麤細爲異耳先鄭以柏椁爲迫地或爲載柩穀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柏椁宇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壽壽覆也者謂若覆壽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椁壽者檀弓云天子畫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禮下棺訖則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於廟則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一云同之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卽其詞也故破從

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書祭時以其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月乃設同几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儴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翌音翼劉音育祊補耕反故書至禮略○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爲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爲几體故不

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爲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祼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畧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祼於室之几故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卽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凡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

鄭鍔曰大祭陳之以昭其祖先能傳此以及後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

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注】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守藏上手又反下才浪反傳直專反【疏】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卽下文玉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卽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爲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

所以昭其能守典以克終。不以於華國、

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琰以冉反求音求鼖扶云反兌徒外反垂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

【疏】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注】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憑玉几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撰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爲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總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總目語即赤刀已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爲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胤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爲行事見於經也此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凡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注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治直吏反下及注同中丁仲反下凡官至之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畧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詔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注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有同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



釁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注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云釁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盥音管注吉事至之奠。釋曰云朝于祖廟之奠者直遥反注釋曰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凡祭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及王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中日側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與季冬至媺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問事至陽卜○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卽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美惡請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



彼大貞之屬卽卜立君卜大禦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象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蓍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六器人職文龜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

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之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眾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既畢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牧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肉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遷寶則奉之（注）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帝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司祿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



李郭卿曰秋貢有司民之職冬祀司民司寇社民數于王所地貢有司祿之職社穀數于王所地貢有司祿之職社穀數于王所



於天府○數穀數上所主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

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釋曰云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大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命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注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藏才浪反見賢遍反下見於典瑞至時見殷見同藉在夜反下同疏服飾○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幷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繅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繅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愛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繅藉即下文繅五采五就之等也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 繅有五采文所以藉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瑱讀爲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以朝直遙反注及後放此衣於既反搢紳如字下同一音箭插初洽反或初轍反杼除汝反疏○釋曰晉至朝日者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繅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繅藉玉也以朝日者

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繅有至一就。釋曰云繅有五采文者釋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爲一市五采則一市爲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波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繅籍者則曲禮云其有籍者則謁聘禮云上介賫繅以授賓是亦名繅籍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凡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旦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冒讀爲搢紳之搢者漢有搢紳之士亦謂搢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

三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搢笏者插於紳之外華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劒也者劒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齊人名椎爲終葵故名圭首爲椎頭者爲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卽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市二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冊六等也三色卽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冊行行

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注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信音申

疏注三采至曰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覲禮受贄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大宗伯文義具於彼也諸矦相

見亦如之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郯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郯子執玉高其容仰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卿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卿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故郯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郯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璋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注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琮有圻鄂琮起。琮直轉反覲他弔反圻魚斤反鄂魚各反

瑑圭至覜聘。釋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此謂公矦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覜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注璋以至瑑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幷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矦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矦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矦可知也云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卽此覜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卽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略反

疏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卽短矣以無正文故兩

釋之也云邸讀爲抵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圜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以祀地旅四望**註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邸而同



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邸昌絹反邸音帝至之神。

○釋曰云邸而同邸者案王制注臥則邸被邸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邸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璜禮北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註 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邸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

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注同挹於○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卹音恤又作邺○祼圭至賓客○釋曰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祼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爲器器卽瓚是也云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者鬯卽鬱鬯也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邺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卽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卽以肆爲祭名也云瓚行曰祼者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祼故設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瓚行亦曰灌也云漢禮



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漸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之形卽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斛小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壝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注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邸爲璧者上帝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璧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玉

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爲節也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註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射食亦反疏璋邸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註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



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一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字劉丁仲反疏注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爲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

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司徒而言耳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闇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

○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所吏反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闇音開恤音荒反命○鄭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鎮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琬琰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闇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瑞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鄭司農云牙璋璋邊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

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

周

疏 王 鄭司農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繅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有云牙璋中璋八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爲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則此而言此文云牙



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於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十二月胥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璧羡以起度

王 鄭司農云羡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羡度尺以爲度玄謂羡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袤音茂

疏 王 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羡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羡不圜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羡羡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圜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羡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爲上下長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馭主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天地四方之玉為飾

斂尸 注 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豫沙除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豫也以組穿聯六玉溝豫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釋曰鄭司農至天地。○駔音祖斂力驗反注同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銜牙然後鄭讀駔本與組同令汁力呈反下令爲同爲駔疾之駔此蓋當時有駔疾之語故言焉云琥讀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五十

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駔若然後鄭讀駔本與組同聲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五十

同聲不爲駔牙之音故與組聲異何得爲駔也云渠首玉飾之溝豫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豫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豫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

者案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之通天地也穀圭以和難以

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

周疏二十

聘女注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

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鄰晉侯

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旦反注同鄰音談

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注穀圭至徵焉○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爲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也穀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粟然也云難仇讎者仇爲怨讎爲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者時莒與鄰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鄰是也云晉侯使瑕嘉成公元年左氏傳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貙皮二鹿皮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賈疏

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謂之納幣以奢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注琬圭至結好○釋曰云亦王使之瑞節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而命事焉者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持聘以結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無鋒芒者對下文琰圭有鋒芒者也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注琰圭亦王使之瑞

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
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吾之也
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
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易行
注同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執而命事於諸
吐得反
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覜曰視謂一服朝之職也故
別大行人云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爲證也但上文治
慝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
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
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
君來時會殷國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註玉器謂四



圭祼圭之屬大祭祀奉之○釋曰大祭祀兼有天
地宗廟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凡賓客之事亦
謂祼圭祼圭一祼之等亦云奉之故
鄭云四圭祼圭凡賓客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注玉器至之屬○釋曰鄭
知玉器謂四圭祼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
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
邸之等也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註飯玉碎玉以雜米也
含玉柱左右頰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
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
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暗反柱張注反頰如字儀禮作
䪥音同大喪至贈玉○釋曰大喪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吏不見其后世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用梁諸侯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子之士飯用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

立夫曰据此前疏何云天子無文



道粢米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用時行之贈玉者案記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飯玉至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顴及在口中者案士喪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其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顴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已上不徙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爲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束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大



亦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注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疏注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之者也云遷直言出故知之則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遷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付

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也者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遷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付

#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註）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疏）（註）五儀至爲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

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爲五儀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爲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公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



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

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樊步干反介音界○釋曰鄭云上公至數焉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爲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公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

虞公號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號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孝經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摠據諸侯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凡七五亦當爲九里七里五里爲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二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一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爲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



爲節七命者以七爲節五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辭篋云築城伊洫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駿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



宮室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爲證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爲差耳故鄭云數焉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注〕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疏〕○王之至如之○釋曰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皆是在朝者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爲九命上公六命卿爲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爲五命子男云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差也○〔注〕四命中至一命○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見序官有中下大夫於此惟見四命大夫是中下大夫同四命也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云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爲南面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若先鄭出加入亦加若毛君則出加入減若鄭君出加入則不加不減則義已備宗伯職也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者經既不言而鄭言之者此典命所以主命數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而說之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爲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爲陽爵二則在王朝爲臣是陰官不可爲陽爵故也士下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爲陽爵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易氏曰凡世子受命于
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
飭之意故謂之誓



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注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適子丁歷反則下遐嫁反射姑音亦

疏 注誓猶至禮焉○釋曰鄭以誓爲命者諸侯世子皆往朝天子天子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爲繼嗣使爲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是也引[illegible]

正

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繼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者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子男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公侯伯子男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謝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饔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注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三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眡小至七人○釋曰云眡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禮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飧牽眡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來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飧謂貳車及介牲禮賓主之間擯將幣課酢饗食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以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眡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飧眡小國君幷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云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婼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

左傳宣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

當時諸侯皆僭將公其稍強者命卿遂以孤卿自擬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既無據所置孤亦在季氏不在叔孫也賈氏以僭禮之說出附會予謬矣

服四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多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婼自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爲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爲三命命足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是衣於天子必于君請之也

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士中士下士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揔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一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

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眡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宮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者次三命再命一命者亦次二命與數爲降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卽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疏 司服至用事○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爲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卽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物者衣色有異同也

疏 用事至所用○釋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盡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繡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鷩必滅反劉府弊反毳昌銳反劉清歲反希本又作絺音豬履反注下皆同黼張律反盭直留反或音胄裨婢支反又方支反黻居勿反劉音佛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沈此擊反下同

王之至玄冕○釋曰王之吉服幷下三者亦是令尊其祭服且言六矣○疏六服至繡裳○釋曰云六服雖不同首同冕以首爲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卻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密至諸盭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謚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

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盩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隃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卽絀亦曰諸盩也大祫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絀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盩至不窋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不兼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鬱射鬱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鬱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鬱三食之等是也但鬱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



與諸侯射者謂此大射在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則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幷言之也云鷩裨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侯氏裨冕鄭注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若然則裨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裨衣其言不足矣云毳冕罍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續毛氂謂虎蜼而先鄭以爲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云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繢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

畫亦輕浮故衣繢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瞿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史亦取其明粉米其爲一章取其絜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黼黑與青爲形則兩己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爲細葛上爲繡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爲華象草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華有五色故引繢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爲證也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則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爲絺字之誤也者本有

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爲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改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於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辭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於旗旗者謂蛟龍爲於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照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明衮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耦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來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

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火赤色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

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韎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跗芳符反又音附注音之樹反緹音體戚音提(疏)凡兵至弁服○釋曰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滅非一故云凡韋弁服者以韋爲冕又以爲服故云韋弁服○(注)云韋弁至遺色○釋曰韎是蒨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爲弁云又以爲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爲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爲正也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韎爲赤色韋猶以爲疑故舉漢事以爲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

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

周疏二十一 廿二 仲四

○眡音視朝一二皆用皮弁故經摠云眡朝則皮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者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扆南面而立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甸音田注同

甸田獵非一故以凡廣之不言事者朝是朝日此於田獵爲數故凡事皆不言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鄭注士



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士案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韠韠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韠則素裳其士韠言爵爵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韠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

飾執弓挾矢以獵註云爵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三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且色異耳故以韋弁爲皮弁是其正田用韋弁也

## 凡凶事服弁服 注 服弁喪

冠也其服斬衰齊衰。衰七雷反下皆同齊音咨 疏 注 服弁喪至齊衰。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絶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言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嫡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上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 凡弔事弁絰服 注 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總之絰

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

弁師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亦弁絰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而加環絰環絰即弁絰服。近附近之絰近絣音弁非一故亦云凡以廣之也弁絰至絰服。釋曰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小今爲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絰者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一之今言環絰則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股麻爲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加絰也云綸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云弁絰大如總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絰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絰故云大如總之絰大如總之絰也



云其服錫衰縓衰疑衰者此文弔事之絰下文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下文而說也云知諸侯及卿大夫亦同云君爲卿大夫錫衰爲弔服知者案服問云君爲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絰大夫祖爲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絰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疑喪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絰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絰是也云他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明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爲亦錫衰弁絰下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卿大夫於此上下文具矣其

加下宋有弁字

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其用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以大夫雖以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爲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爲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夫小異耳凡

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註王后小君也諸侯爲



之不杖期○爲于爲反下及注除爲害一字皆同疏注王后至杖期○釋曰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直爲王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爲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爲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妾爲君諸侯爲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爲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爲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爲后者以其諸侯爲后與臣爲君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註君爲臣

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亥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易以豉反去起呂反下同

疏 王爲至弁絰○釋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言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首服皆弁絰者三衰同皆弁絰○君爲至於吉○釋曰君爲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緦衰者喪服傳文其緦衰疑衰無文鄭當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升皆爲登布八十縷爲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凡弔服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則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是也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大札疫病也大荒飢饉也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縞古老反劉剛操反至之崩○釋曰知大札疫病者以春秋傳有天昏札瘥之文故知札爲疫病也云大荒飢饉也者穀不熟曰饉蔬不熟曰饑即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爲害者謂若春秋宋災謂有水災爲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災又公羊云雉門災又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此素服首服縞冠之意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裁引爲證者欲見

山崩與大札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下文云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謂本義與此遠者彼衣布謂常服此謂禱祈義與此同也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

衰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礼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繡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

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其齊側皆反注士齊同有禧音儒本亦作襦屬音燭廣古曠反後廣袤同袪起呂反上時掌反後昌氏反

疏公之至素端○釋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如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緦者其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加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緦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注自公至八寸○釋曰云自公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袞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中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注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服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故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牲周公牲騂犅魯公牲騂剛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騂剛則其服宜用驚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己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皆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朝

朝其服雖無文亦皮弁可知曰會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鄭云朝下文諸侯相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將顓受及彼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弁非諸侯常服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天子諸侯齊斬為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子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適孫已下之婦承重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緦則降而無服故緦也云士亦如之又加緦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緦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文已云素端為士既齊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請諸者然上文端已云素服士祭以其大夫已上侈於同惟士

不得侈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天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者此端襦正幅不襦襦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袪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袪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卽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

立夫曰小章說似鑿

者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宁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注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疏注奉猶至王所○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略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斂衣力

驗反斂 大喪至陳序○釋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虛今反 疏 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袞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注 貪衣至椁中○釋曰云貪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貪衣服也者云玄謂斂衣服所藏於椁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 注 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 疏 典祀至政令○釋曰云掌外祭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注 外祀至塋域○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



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 言兆域據壇外爲溝渠爲表塋域者也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注 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掃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疏 若以至役之○釋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注 屬其至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跸之 注 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跸音畢遮章奢反令力定反 疏 鄭司至令入○釋曰其屬還是胥徒隔是遮列跸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廟謂大
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
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
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祧北王者之
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注祧謂至諸侯○釋曰云廟謂
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
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
與大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
爲祧去祧爲壇既言去祧爲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
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
之廟者先公謂諸盩已前不追益爲王者先公之主

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
臚先君之祧既拜以侯謂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
於大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
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
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
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
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
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
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
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
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
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
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
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
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
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
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者謂不盩已後諸盩

已前爲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爲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當至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虞禮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爲奠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如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者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

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於糾反司農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反本或作惡同之堊○釋曰云廟祭此廟也者凡廟皆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禘祫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謂濯濯脩除亦是潔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爲之云脩除黝堊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黝堊廟亦黝堊之先鄭讀黝爲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堊是白者以其堊與幽黑白相對故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既

易氏曰藏其隋則理於西階之東

祭則藏其隋與其服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肺春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釋曰案特牲少牢及士虞記皆有隋祭之事今先鄭以隋爲許慧及劉熙及相志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今先鄭以隋爲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春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梗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春此言春以誤所以誤有春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是以於此誤有春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春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埋之理同義云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注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溉及黍盛之饌比其具



溉及黍盛之饌鄭司農云比讀爲庇庇具也○比本亦作庇鄭注及下同司農庇氏志及注及下同庇具也○釋曰庇氏及劉芳美及沈又上二及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女宮至具也○釋曰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爲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此具所濯溉及黍盛之饌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溉爲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也者先鄭云庇具也後鄭皆爲庇具釋之

詔王后之禮事薦豆之節薦徹之節后之禮事是薦徹豆之節者見外宗云爲王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邊豆之節○釋曰知詔王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爲王后薦徹故知帥六宮之人共盛盛注帥世婦女御○釋曰知帥六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下文同

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爲甕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是以知甕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相外內宗之禮事【注】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相息亮反【疏】【注】同姓至后者○釋曰鄭以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注】此帥詔相其事同【疏】大賓至如之○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賓后事也彼不言饗食之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言之也○【注】此帥至事同○釋曰此摠說上文四經疏云此帥詔相言相取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耳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注】苛譴也○莫音暮下同苛胡何反譴棄戰反【疏】大喪至罰之○釋曰大喪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注】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注】鄭司至堂上○釋曰先鄭云謂爵婦人者此經自以爲一義不違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爲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爲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

上其寄公與主人禮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注王通之使相共授疏王通至共授○釋曰王后六宮之內有徵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社子春云當爲豆籩疏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注加爵至豆



籩○釋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爲加此特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卽臨人籩人加豆籩之實是也又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佐傳佐外宗○傳直專反註同疏傳佐外宗○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王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從才用反疏賓客至如之○釋曰饗食謂在廟饗食賓客俱在廟祭祀同亦后徹爲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放此摠結之也○注次序至哭王○釋曰次序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教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

已云大喪廿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

卿大夫云疏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總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于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注王后至夫云○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爲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遣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爲王故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注眡視其實疏外宗至如之○釋曰眡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籩

王餘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王后以樂羞齊則贊注贊猶佐也○齊音咨疏○王后至則贊○釋曰羞進也齊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王齊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王齊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詞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齊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注獻獻酒於尸疏○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騑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則贊宗伯注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與音預注同

后有至其事○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且饋苦然宗伯非直攝其祼獻而已於后有事亘饋及籩豆等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注小祭至宮中○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也大喪則斂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注內內外宗及外命婦○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教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教哭者注云后哭踊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教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夾古洽反劉音協反注公君至東西○釋曰訓公爲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云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是也既爲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

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濮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凡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爲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塋以昭穆夾處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



各以其族註子孫各就其所出正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併薄經反

凡諸侯居至其族○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升卿大夫以凡之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爲天子焉爲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爲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爲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謂卫文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先王卿昭若子爲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爲昭若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爲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族互相通也○子孫至昭穆○釋曰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爲子已後左右王之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當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

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疏
注戰敗至罰之○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凡有功者居前注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注居王至中央○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鄉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別彼以爵至樹數○釋曰此文自王以下皆有而云別反則反

爲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雖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別尊至有差○釋曰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況之也若然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入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注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

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度待洛反註量度同大喪至之尸疏○釋曰大喪謂王喪有日謂葬日天子十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爲尸者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冢人遂爲尸也○注甫始至之尸○釋曰先鄭以遂爲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爲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冢人爲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而祭墓爲位據彼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爲文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初祭墓地之事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

窆畢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



衡大夫以咸。○窆彼驗反又補鄧反去起呂反咸本又作緘同古緘反疏及竁至窆器○釋曰上經已甫器祭墓訖此經復云及竁以度爲丘隧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注隧羨至以咸○釋曰以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爲況也云下棺豐碑之屬者此按檀弓公肩假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斷大木爲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盧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綍之等故引喪大記也凡封者封即窆謂下棺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子千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隧上執紼者皆負紼背碑以鼓爲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者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夫以咸諸大夫畢不得以

閻若璩云象人當如先鄭說爲俑也非周公之制也康成後注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曰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焉既以芻爲之人亦必以芻可互相證孟子集註云中古易之以俑中古正周公制禮之時皆沿康成之誤 鉌

木横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紼繫之而下棺也彼諸侯及大夫窆但天子无文故引之以爲證天子之窆耳

**及葬言鸞車象人**

注 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言問其不如窆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巾如字劉居覲反語魚據反下同俑音勇

疏 及葬至象人○釋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注鸞車至生乎○釋曰云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者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旗者以其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旂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言問其不如窆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窆度玄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个諸侯七个天子當九个令向壙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此檀弓文彼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爲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殆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云近也言用象人不用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爲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惟改芻靈爲象人

**及窆執斧以涖**

注 臨下棺也○涖音利又音類

疏 及窆執斧以涖○釋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

**遂入藏**

凶器【注】凶器明器【疏】【注】凶器明器○釋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明器即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神明死者之器者也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疏】正墓至墓禁○釋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位謂至塋限○釋曰云丘封所居前後者即上文為諸侯及有功者居前為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凡祭墓為尸【注】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疏】【注】祭墓至為尸○釋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上文遂為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

立夫曰恐不宜及異姓

□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疏】凡諸至其禁○釋曰上文惟是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揔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注】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注】凡邦至葬地○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葬地者以其冢人掌王墓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并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注】族葬各從其親【疏】【注】族葬各從其親○釋曰經云

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爲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族是五服之內者鳥左傳哭諸侯之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爾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正其位掌其度數注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疏釋曰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爲左右故云正其位云度數等爵之大小者亦如家人云五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有私地域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疏古者至相容○釋曰知古者墓地同處者上文云族葬是同處云使相容者釋經私地域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注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注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



室有官寺在墓中疏帥其至守之○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厲者謂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注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職喪至其事○釋曰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君同臣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注國之至葬也○釋曰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死時事既夕葬時事

士虞葬訖及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祥大祥禮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惟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冀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凡

國有司以王命有事馬則詔贊主人（注）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賵芳鳳反（疏）有事至命往○釋曰知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者春秋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兩小傳皆言衣被曰襚貨財曰賵車馬曰賵珠玉曰含知有含襚贈賵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賵無常

玩好是也不言賵者賵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為諸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故後鄭云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向喪家者也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注）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齍音咨（疏）凡其至其禮○釋曰喪祭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注）鄭司至祝之○釋曰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齍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凡公有司之所共

職喪令之趣其事（註）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
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
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
督也（疏）釋曰云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瀘合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一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解牾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君其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則曰公謂官之常職也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瀘以治建國之學政帝合國之子弟

焉（註）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

均之瀘者其遺禮可瀘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
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焉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大司至弟焉○釋曰云掌成均之瀘者大司樂合聚國子弟焉者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子大舞其職有異彼樂師又無調其音樂音之事而先鄭云大司樂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前漢董仲舒依用之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學故依而作春秋繁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彼云

此成事已調之樂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

教子弟、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為終始、既其他父兄共維持餘天下、子弟善、兄與後日子孫天下必治、子弟不善、使兄與後日天下不會治亂、闕常常亦解往、不可不早思慮、

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灋者其遺禮可灋者鄭見經掌成均之灋即是有遺禮可灋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大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云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案彼文上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又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注云進於衆學者又云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彼鄭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鄭引之者證成均是學意若如先鄭以義解之何得於中飲酒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虞庠之學是也若然案王制有虞氏名學爲上庠下庠至周立小學在西郊者曰虞庠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但五帝揔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

若三代天子學揔曰辟雍當代各有異名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瞽音古夔求龜反胄子音胄本亦作胄泮音判本亦作頖同

【疏】注道多至宮中○釋曰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

能躬行者案師氏註德行外内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彼釋三德三行爲外内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内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敏焉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瞽皆是瞽隸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爲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爲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德可以爲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以樂



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註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疏以樂至孝友○釋曰此必使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小別○注中猶至曰友○釋曰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注大司徒與此同祗敬庸有常也並訓而見其義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爾雅釋親文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興者以善物



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興道許應反劉導諷方鳳反劉古愛反倍音佩疏使有道有德教之云興者以

善物喻善事者謂若老狼與周公之輩亦以惡物喻惡事不言者鄭舉一邊可知云道讀曰導者取導引之義故讀從之云導者直言古以剴今也者謂若詩陳古以刺幽王厲王之輩皆是云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但諷是宣言之無吟哢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味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註雜詩云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



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舞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濛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布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大卷大劉皆音音泰咸如字卷音權又卷勉反又居遠反沈又居勉反磬上昭反濩音戶故反共音恭殫時戰反以樂至大武○釋曰反傳音字或音附邪似嗟反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

特云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皮教以書此教以舞故云大合樂明此舞是六代樂必知此六舞雲門已下是黃帝堯舜夏殷周者並依樂緯及元命包彼云雲門黃帝樂以下及堯舜等皆陳故知黃帝已下也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瀍文彼云百物不云萬物萬物即百物云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者鄭釋此雲門大卷二名云德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云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故祭瀍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瀍以儀民者祭瀍文彼云義終此云儀民引其義不引其文云言其德無不施者解咸池之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堯德無所不施者案祭瀍注云賞賞善謂禪舜封禹攴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是也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者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紹堯之業業記云韶繼也註云言舜能繼紹堯之



德是也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者案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夏大也註云禹樂名禹能大舜之德大中國即是大堯舜之德也元命包云禹能德並三聖即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者亦祭瀍文彼云除其虐即邪亦一也或本作邪也云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者言護者即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者亦祭瀍文彼云濩救即害一也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此即克定禍亂曰武也案元命包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大武是文王樂名而云武王樂者但文王有此武功不卒而崩武王卒其伐功以誅虐紂是武王成武也云大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關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

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吏與黃帝樂名立名曰雲門則雲門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知有改樂名之瀆者案條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注云五行木周舞高帝六年改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瀆也案孝經緯云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蜀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此

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嬴之

王氏詳說曰自此六律六同至樂者大合樂為一節記天地人之大祭祀鬼為言自乃至樂為一節記天地人之次祭祀為言自凡樂圜鍾至樂為一節記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為言

屬虞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說音悅長如字上生時掌反後上生皆同去一起呂反下文去樂及注同度待洛反徧音遍鬼眉貴反羸力果反下羸物同戛古八反球音求搏音博拊方甫反鼗徒刀反柷昌六反敔本又作𪊲語魚呂反間閒厠之間蹌本又作蹡七羊反於予上如字劉以六音烏丁羊汝反應應對之應後皆同不更音至動物。釋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舞自此已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陰陽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八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又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一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注六律合陽聲者也至奏效應。釋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者案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左旋八

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爲位蓋象八風也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義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編作六代之樂不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故云編作也云以今日作之致物鬼皆神社稷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云動物羽毛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言羽毛之屬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書者案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鄭注禹樂也

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祝狀如漆筒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云笙鏞以間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間代而作云鳥獸蹌蹌者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儀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

項平甫曰奏者播之于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于容

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爲限盡鳥又變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夔語舜云擊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諸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卽此經致鬼也虞賓卽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卽此經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卽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卽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

乃分樂而祀之以祭以享以祀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釋曰此奠至之樂○統注分謂至之樂○釋曰此奠有虞故云虞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祭天者欲見義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分謂至文爲摠目上摠云六代之舞奠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奠卑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天神

註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奠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聖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

○正義曰奏至天神○釋曰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注以黃至是也○釋曰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聲出音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而說成互而通也言爲均者案下文

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擊此二者以其配合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丑簇寅之氣也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巳後皆然是其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實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又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禋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



辰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何以知其司中民下在燔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總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簇音太下七亘反下同乃奏至地示○釋曰地示卑於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二及咸池也○大簇至社稷○釋曰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

合者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簇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是應鍾爲之合也六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爲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崐崘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崐崘崘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孝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竇本又作瀆同音獨與瀆



乃奏至四望○釋曰四望又甲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大磬也○注姑洗至樂與○釋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爲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瀆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文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乃奏簥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注簥賓

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簥人誰反函胡南反函林鍾也注簥賓至林鍾○釋曰云簥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簥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

也云函鍾爲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之爲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注）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祖故特立廟而祭之謂祭濛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桃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以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桃同亦享嘗乃止若追然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下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爲之合者以其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謂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爲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祖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故云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者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云謂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

之閟宮閟神之者案閟宮詩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爲閟宮據其神則曰閟神也若然分樂享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會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射音亦注下同夾古洽反圜于權反注無射至先公○釋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爲之合者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圜鍾者下文云圜鍾爲宮是一名圜鍾也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

服異故別言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被皮寄反注六者至之播○釋曰云六者言其均謂若黃鍾爲宮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爲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以爲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五言其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爲六者各據其首與下四聲爲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義也子春云播爲后稷播百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播百穀是后稷之事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土

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皆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逕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謂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



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能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翬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介音界蜡士嫁反易以豉反窾苦弔反蛤古荅反分扶問反知音智畜許六反下同鮪于軌反淰音審翬休律反本亦作翪亦作譎同狘休越反注此一變至六變不同鮪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變猶至不失○釋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

月也五穀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總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太簇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合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總釋也祇與動之神物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者此經羽物走川澤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遲噴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噴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其羽物以下介物以上先致者疾之分者謂就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上先致者疾之分後也云上祇原隰及平地之神者若然不言原隰而言原隰兼有德民和



致也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說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上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者五土之摠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祇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鱗等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畢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荅案彼注云淫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猶彼飛走之貌二者皆據魚鮪

不忝不可於竈更言魚鮪以竈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地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神甚多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云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爲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葉少心曰古人皆物其實不畫像而云人鬼不言出鬼圖依於人古人不以祭神祇而雞而以天地神明而生所以爲雞

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

出祭瀓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

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負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
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
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
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
誤也○依字九音大韶書[illegible]川引皆依字峴崘本又作混
角如字古音鹿[illegible]張里反下同靈音雷九磬
淪各依字讀裸古亂反[illegible]音苦篤反大辰如字凡樂
劉音泰與鬼音餘本亦[illegible]作輿辟音避下同至禮
矣○釋曰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
樂列之在下文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
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并始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
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
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
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
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
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
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
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
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
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六變
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
以與舞人爲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
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
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
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
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
相對雖无文亦應取三陰交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
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

者象天圜既取立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此言澤中丘者因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乃取方丘者水鐘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給祭也但殷人給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大韶者還依上文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畢者用後代爲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也天地之祭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又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濕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冷言但靈異大者易感也○注此三至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



也○釋曰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而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濼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太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者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宰云祀大神祇及大享亦一也三者恒相將故鄭據此三者之神也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礿配故引祭濼禘礿而郊稷

爲證云圜鍾夾鍾也者卽上文夾鍾也云夾鍾生於
旁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
天官之注云旁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
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
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夾鍾旁心
之氣爲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圜鍾爲天
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
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
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者案星
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
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
者以其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
虛危爲宗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
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
終於六十卽以黃鍾爲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爲宮
各於本宮上相生爲角徵羽麤細須品或先生後用
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
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



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
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
者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
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
用之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爲角也黃鍾下生林鍾
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大蔟大蔟
爲徵也大蔟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
生姑洗姑洗爲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上
生太蔟太蔟爲角太蔟下生南呂爲羽先生後用也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
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爲地宮又避之不取
也林鍾上生太蔟太蔟爲徵先生後爲用也太蔟下
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
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爲羽
蕤賓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蕤
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爲角以絲
多後生先用也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
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

避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也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敢知之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避之也云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者此總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若地宮所生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南呂爲羽先生後用天宮所生大呂爲角後生先用大蔟爲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絲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濫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鼓靈鼗皆四面路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祀之鼓路鼗等同兩面故後鄭不從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云此文七年趙宣子曰勤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亦齊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禹謨之言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也玄謂雷鼓已下八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鼗鼓鼗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宗廟尊於晉故知加兩面爲六面祭天又尊於祭地知更加兩面爲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云孤竹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桐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案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末生者云陰於山北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北者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和與空桑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當爲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注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

不、○縣音玄下樂凡、縣之類皆故此

直言大祭祀、者舉大祭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王出至昭夏○釋曰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屍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夏皆樂章名○屍音尸本亦作尸

三夏皆樂章名○屍音尸本亦作尸

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初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也屍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夏皆樂章名○屍音尸本亦作尸

樂至祭之○釋曰凡樂事言至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

凡樂事言語廣則不徙大祭祀而已而



立夫曰似失注意

當用舞者帥以往

多不必一特皆用當選代而去故

一選當用者帥以往爲舞之處也

皆如祭祀

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

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大饗至祭祀○釋曰凡大饗有三案禮器云郊血大饗云大饗給祭洗王謂饗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撽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瞎瞍為一物言不入牲謂饗食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冷大饗亦在廟門外殺因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大饗至肆夏○釋曰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故祭祀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

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
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爲陔夏彼賓出入奏肆夏
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爲陔夏者彼鄭
注大饗爲祫祭先王祭末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禮
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爲陔夏此
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
夏與尸出入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騶虞側留反召大射至騶
照反下召南同虞○釋曰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出
入之時奏王夏及射奏騶虞之詩爲射節○騶虞至爲節○釋曰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召
南卒章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下樂師注引射
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是也



詔諸侯以弓矢舞

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挾子協反又音協詔至矢舞○釋曰此諸侯來朝將助祭祫祭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舞謂至之儀○釋曰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个向西階前並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

大食謂朝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猶勸也○侑音又大食至勸也○釋曰鄭知大食朝月加牲者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有朝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瀹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瀹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鍾鼓亦有樂侑食矣知日食有樂者月朔大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於祖愷

此注五嶽皆校職方嵩則嶽之誤也疏中甚明大宗伯

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敗必邁反濮音卜〔疏〕〔注〕大獻至于晉〇釋曰案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幸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云愷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愷是也故取先鄭所引於下案僖二十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晉振旅愷以入于晉是所據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注〕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兾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嵩在雍州恒在幷州傀猶怪也

疏中亦作嶽

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傀劉九非反舊音怪說文以爲傀偉之字解引此文字林公回反李一音杜回反會古外反沂魚依反雍於用反霣于敏反繹音亦〔疏〕〔注〕四鎮至可知〇釋曰鄭知四鎮山之重大者以職方九州州各有鎮山皆曰其大者以爲一州之鎮故云山之重大者也但五州五鎮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爲鎮號故四鎮也自五嶽已下亦據職方而言以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郎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吳嶽爲西嶽而說耳

案爾雅霍山爲南嶽案尚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爲南嶽不同者案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後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謂之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如郭此言即南嶽衡山自有兩名若其不然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明不然也案潛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也或可開山之衡山亦與廬江潛縣者別也云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者此奇變與星辰已下爲摠之語也云若星辰弁霣者謂若左氏云歲在星紀而淳於玄枵是其弁霣石於宋五及星霣而雨是其霣也云及震裂爲害者謂若左氏云地震之類云去樂藏之也者以其樂器不縣則藏之今云去樂明知還依本藏之也云春秋傳者宣八年左氏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但卿佐卒輕於正祭故辛巳日不廢正祭重於繹祭當廢之宣公不廢繹故加於旬以尤之籥有聲者不入用是以公羊傳云去其有聲鄭荅趙商云於去者爲



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即萬入是也故鄭云萬言入則去者不用藏之可知以其彼云去其有聲與此繹去樂藏之同故引以爲證也大札大凶大哉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注札疫癘也凶凶年也哉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札則八反鄭音截弛式氏反疏大札至弛縣○釋曰大札疫癘則左氏傳天昏札瘥是也大凶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大災水火則宋大水水及天火曰災之類是也大臣死則大夫已上是也凡國之大憂者謂若禮記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令弛縣謂大司樂今樂官弛常縣之樂也○注札疫至之爲○釋曰札疫癘也者凡疫病皆癘鬼爲之故言疫癘也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者樂縣在於虡釋下之與兵鼓縣之於車上休亦釋下之義相似故舉今以況古但上文云去樂據廟中其縣之樂去其藏之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互文以見義

也去者藏之亦先弛其縣弛縣亦去而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樂音洛

注淫聲至不恭○釋曰經云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樂者移風易俗先當用其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也云淫聲若鄭衛也者樂記文鄭則緇衣之詩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衛之詩云明我乎桑中之類是也云過聲失哀樂之節者若王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聲人歌詩以察樂之哀樂使得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不可也云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者亦樂記文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又引史記昔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衛靈公朝晉過焉夜聞新聲為公鼓之遂使師消寫之至晉晉平公宴人聞新聲坐而聽之



撫而止之曰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此淫聲非新聲是其義也云慢聲惰慢不恭者謂若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齊音敖辟喬志即是惰慢不恭者也大喪泣歌樂器注泣臨也歌與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與樂器也

注泣臨至之也○歌許金反與許應反後皆放此鎛音博○釋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案笙鎛師皆云喪歌其樂器奉而藏之故知也云之屬者師亦云大喪歌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歌舞器此不言之卽屬中兼之也及葬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及葬

# 禮註疏卷第二十二

#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二

漢鄭氏註

賈公彥疏

##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少詩照反勺章略反（疏）樂師至小舞○釋曰此樂師教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是也此言小舞對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爲大舞也○（注）謂以至大夏○釋曰云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對二十已後學大舞鄭知者所引內則文是也云十三舞勺者按彼上文云十年出就外傅又云十三舞勺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註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云成童舞象者即周頌序云維清

奏象舞註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云二十舞大夏者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爲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



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帗音拂一音弗翌音皇所星歷反下同旄舊音毛劉音來沈音徂或音茅字或作氂或作犛凡舞至人舞。釋曰此六舞者即皆同暵呼旦反注旱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小舞也若天地小祭用小舞按舞師亦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即皆據祈請時所用也。故書至以皇。釋曰故書皇作翌鄭司農破翌爲皇也先鄭云帗舞者全羽者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爲旒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帗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此後鄭亦不從之云旄舞者氂牛之尾者按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有毛其名曰旄牛註云今旄牛髀脚胡尾皆有長毛故先鄭據而言之云干舞者兵舞者此有干舞

舞師有兵舞先鄭以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爲兵舞後鄭亦從之也云人舞者手舞者後鄭亦從之矣自社稷以帗已下至星辰以人舞後鄭從其二不從其四者社稷以帗依舞師辟廱以旄以無正文後鄭從之後鄭云帗析五采繒不從司農者若今者可以言古以漢時有靈星舞子持之而舞故知帗舞亦析五色繒爲之也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舞者按山海經鳳皇出丹穴山形似鵠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又按京房易傳云鳳皇麟前鹿後蛇頸鸛背魚尾雞喙鴛翼五采高二尺漢內鳳皇數出五色今皇舞與鳳皇之字同明雜以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之以舞故不從先鄭以羽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也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此洗足先鄭手舞用袖爲威儀也云四方以羽者依舞師云宗廟以人者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用人也云山川以干者干舞即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旱暵以皇亦依舞師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趍鄭司農云趍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

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黄
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
大師於是奏樂。趨劉清須反薺本又作薺徐私反朝直遥反下同路倉注反陔改才反
撞直江反疏教樂至爲節。釋曰此王行迎賓若春夏受贄於朝無迎灋受享於廟則迎之若秋冬一
受之於廟並無迎灋若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有迎灋
若然鄭此註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
與此大寢同也。注教樂至奏樂。釋曰鄭知教王
以樂出入於大寢之儀者此經先言行後言趨又云
環拜據從内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禮記玉藻云趨以
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據從外向内是入時
也樂節是同故鄭出入並言也先鄭云肆夏采薺皆
樂名者按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
亦云肆夏樂曲名按鍾師註九夏皆詩之大者載在
樂章樂崩從而亡以此言之肆夏亦詩篇名先鄭云

或曰皆逸詩得通一義也按玉藻註齊讀如楚茨之
茨此齊讀亦從茨可知也玄謂引爾雅者行是門内
趨是門外之事也按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
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
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據助祭者而言故詩云駿奔走
在廟也今總言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者人
之行必由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
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者是行以肆夏
出路門而采薺作是趨以采薺也云其反入至應門
路門亦如之者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薺
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内行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
仍有臯庫雉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據路
門外内而言若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薺即門外謂
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遥奏采薺云此謂
步迎賓客者以其言行與趨是步迎之灋可知也云
王如有車出之事者則經車亦如之是也但車無行
趨之灋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内奏肆夏鄭知有登車
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者以書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明知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出必撞黃鍾之鍾者黃鍾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鍾又陽聲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云右五鍾者謂林鍾至應鍾右是陰陰主靜恐王大動故以右五鍾黃鍾是動以告靜者云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者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之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左是陽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云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於時奏此采薸肆夏也按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註云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注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濂



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濂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會孫○蘋音頻注凡射至爲節○釋曰凡此爲節之等者蘩音煩注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驁先驁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濂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注騶虞至曾孫○釋曰鄭知云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者以其詩爲樂章故也云在國風召南者見關雎已下爲周南鵲巢已下爲召南三篇見

在召南卷內也云惟貍首在樂記者按樂記云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也按射義亦云貍首曰魯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略引其一以證耳云射義已下者證用此篇之義也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貍首魯孫者貍首是篇名魯孫章頭即燕義所云是也凡樂掌

其序事治其樂政註序事次序用樂之事疏凡樂至樂政○釋曰云凡樂者謂凡用樂之時也云掌其序事者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云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使得其正不淫放也凡國

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註小事小祭祀之事疏凡國至鍾鼓○釋曰此小事鄭云小祭祀之事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宗廟皆有鍾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之樂大師樂令之也此小祭有鍾鼓但無舞故



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凡樂成則告備註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疏凡樂至成謂○釋曰云成謂所奏一竟者竟則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為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大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又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大師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事節相

當故引為證也詔來鼓皐舞註鄭司農云鼓當為鼓皐當為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

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毋音無下同瞭音了注

詔來瞽皐舞○釋曰到讀之文詔瞽來謂詔告視瞭扶瞽人來入升堂作樂也皐舞者謂號呼國子舞者使當舞○注鄭司至者舞○釋曰先鄭破瞽爲鼓後鄭從字或爲瞽於義是但文不足後鄭增成之耳云或曰來勑已下但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玄謂詔來瞽者以來爲入按大祝云來瞽令皐舞注云來嘑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爲呼之者以彼來上無詔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注及徹至歌徹○釋曰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未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令



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注學士至之什○釋曰鄭云學士國子也者此學士即下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即諸子是也玄謂徹者歌雍者見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若然要有辟公助祭升天子之客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器是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雍故知此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從清廟已下皆周頌但此雍在臣工之什內云之什者謂聚十篇爲一卷故云之什也令相注令視瞭扶工

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相息亮反註及下同見賢遍反下

非

註【注】令視至道與○釋曰此令相之文在祭祀歌
同【疏】徹之下者欲見大小祭祀皆有令相之事故於
下總結之鄭知令相令視瞭扶工者見儀禮扶工者
皆稱相以其瞽人無目而稱工故云令視瞭扶工也
先鄭引論語者亦見相是扶工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食音嗣下註疏食同凡言饗食皆放此【疏】饗食至之儀○釋曰言如祭之

儀者非直序樂令鐘鼓令詔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
如之但祭祀歌雍而徹饗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大
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
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射夫衆耦也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
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疏】
【注】射夫衆耦也○釋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
内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畿

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
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
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故
鄭據衆耦而言也言執弓矢舞謂射時執弓挾矢及
發矢其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節相應於樂節也

樂出入令奏鐘鼓【注】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疏】【注】樂出至其器○釋曰鄭
知樂是笙歌已下者按禮
樂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又云雜以干戚羽毛謂之
樂凡此笙幷瞽人歌者及國子舞者及器皆須出入
故知樂中兼
此數事也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昌亮反【疏】凡軍至倡之○釋曰軍士言凡者有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云大
獻者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云教愷歌者愷謂愷
詩師還未至之時預教瞽矇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

鄭鍔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遂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文倡之。異尊卑。李嘉會曰、愷歌之于堂上愷

爲之故云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注】帥樂官往陳之【疏】凡喪至樂官○釋曰喪言凡者王家有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亦然言凡以該之明器之樂器者謂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注帥樂官往陳之○釋曰樂官亦謂笙師鎛師之屬故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者謂如旣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及序哭亦如之【注】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注哭此至帥之○釋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事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治直吏反【疏】凡樂至治訟○釋曰凡樂官謂此巳下大胥至司干皆樂聽訟之事則皆樂師聽之耳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版音板酎直救反適丁歷反上時掌反下六上反【疏】注鄭司至同義○釋曰先鄭知學士謂卿大夫諸子者按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言者以其漢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則元士